

閱：

臺灣文學館通訊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Literature

文學

READ · LITERATURE

◎二零二零年九月 ◎第六十八期

文學力大爆發： 常設展新改版 臺灣文學基地 新登場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68

2020 / 09 September

國立臺灣文學館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特展 The NMTL's Archive Select Exhibition

臺灣文學基地 文學厝 |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27號

Literature House, Taiwan Literature Base | No. 27, Sec. 2, Jinan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每週二至週日 10:00-18:00, 週一公休

Open Tues. through Sun. 10 a.m.-6 p.m., Closed on Mondays



醞釀後的豐收

| 編輯手記

The Harvest

| Editor's Note

秋天是穀物經過春天的播種、夏天的施肥耕耘才能有豐收的季節，國內雖然從年初開始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使得藝文活動無法盡情施展，但各界仍持續規劃與推進，在秋季的九月中旬即傳來本刊的好消息，甫於今年改版的《閱：文學》季刊從 2333 件作品中，獲得金點設計獎（Golden Pin Design Award）傳達設計類的「金點設計獎標章」殊榮，實屬難得，不論在封面設計與內頁板型，都是較為大膽的嘗試，能獲得評審青睞，也意味著未來必須更用心編出一本好看的「博物館跨界文學」的雜誌。

不僅本刊經過醞釀改版，以全新面貌呈現，「齊東詩舍」也轉型成為「臺灣文學基地」，5 棟日式建築經過悉心修復完成後，與原來的 2 棟「齊東詩舍」共同成為孵育文學養分，激發創造寫作靈光的園區，每一棟都有個自己的屬性與功能，期盼能在臺北的都會精華區中，吸引民眾到訪。而籌備了許久的「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也終於到了開幕階段，這檔開館以來的第三期常設展，運用多媒體與新科技，期盼讓民眾感受文學與自己是多麼的親近。另外，新竹縣政府也在 8 月 25 日龍瑛宗 110 歲冥誕當天，以修復後的日治時期北埔公學校的宿舍作為「龍瑛宗文學館」對外開放，允為臺灣三十幾座文學館舍的生力軍。

此外，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物《呂赫若日記》，在家屬們的信任及李永得部長的見證下，捐贈臺文館收藏，待整理與修復後，未來也將呈現於觀眾面前。

本期「文學工場」專訪作家巴代、沙力浪，以及以原住民為主體的蕃藝書屋店主林明德，他們都各自以族群故事書寫、族語推廣或從事山林嚮導、書店經營，實現自身的理想。

邁入第三年的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訪問導演分享關於拍攝 6 位作家的工作秘辛；以議題作為策展主軸的「不服來戰——臺灣文學論爭特展」，展覽策劃羅聿倫娓娓道來如何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臺灣文學獎創作類也揭曉，臺語、客語、原住民華語今年度起各徵選新詩、小說、散文 3 類創作，加上劇本創作，共計十項；「典藏再現」則介紹了 1933 年《臺灣新民報》中關於「鄉土」的論爭記事，呼應正展出的「不服來戰」。

未來正不停地到來，但經過醞釀的文學，將以文字留下，並期待豐收。

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 蕭淑貞

封面視覺：「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主視覺

第 67 期第 53 頁，〈荒廢美學的南方想像——邱若山談佐藤春夫〉裡，「大正文壇」應為「昭文壇」，謹此更正並致歉。

閱：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臺灣文學館通訊

文學

READ · LITERATURE

◎二零二零年九月 ◎第六十八期



2020 金點設計獎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2020
Design Mark Recipient
金點標章得獎作品

編輯手記

Editor's Note

醞釀後的豐收 | 蕭淑貞 | 01

文學工場

Literature Workshop

閱讀場域 Reading and Space

部落書店延伸為一個「烏托邦」——訪蕃藝書屋林明德 | 許喻理 | 06

作家與談 Talk to Writer

扛起「卑南學」的文字行軍者——訪作家巴代 | 林芳儀 | 10

編輯現場 Editor On-site

「笛娜」的話與字 母語的渴望——訪「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沙力浪 | 林芳儀 | 18

文學力大爆發：常設展新改版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四個心機解密 | 蘇碩斌 | 24

面向大眾的策展歷程——訪展覽策劃人 | 吳岳霖 | 28

共感臺灣文學地景——訪展示設計與規劃團隊 | 齊義維、吳岳霖 | 32

從概念到意象——岩層與星圖 | 朱宥勳 | 36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文學人思想情感擦撞地——訪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蘇碩斌 | 孫維利 | 42

建築修復 書寫「歷史的未來」——訪孫啟榕、許伯元建築師 | 謝昀軒 | 47

出版人的理想與夢 | 周得豪、侯欣妘、張琬琳 | 51

作家駐村，創造靈光 | 溫席昕 | 55

在齊東老屋，感受氤氳的酒香茶綠 | 周耀俊 | 57

走訪文學地帶——拾藏：臺灣文學物語特展 | 楚然 | 59

另一種文學

Alternative Literature

紙上博物館 Museum on Paper

高手過招 「不服來戰——臺灣文學論爭特展」策展碎碎念 | 羅聿倫 | 64

資深作家影音記錄——一塊臺灣文學史的拼圖 | 趙慶華 | 68

文學筆記 On Notes

筆耕擊鍵之文學九倍券——2020 臺灣文學創作獎評審側寫 | 張信吉 | 74

植有木瓜樹的北埔文學地景——龍瑛宗文學館開館紀實 | 楚然 | 78

拾藏物語 03 NMTL's Archive Select

陰影與輕盈無須為人所知——呂赫若日記 | 鄭李宜頤 | 81

典藏再現 Collection

「鄉土」在哪裡？——1933 年《臺灣新民報》中的論爭 | 林佩蓉 | 84

文物捐贈芳名錄 | 86

《閱：文學》

臺灣文學館通訊 68

發行人 | 蘇碩斌

總編輯 | 蕭淑貞

編輯委員 | 洪秀梅、王舒虹、林佩蓉、陳秋伶

責任編輯 | 陳昱成

承製單位 | 翁氏工作室有限公司

專案統籌 | 翁浩原

專案助理 | 許喻理

藝術指導與封面設計 | 毛灼然 @Milkxhkae

設計執行 | 海流設計 @Flowing Design

字型提供 | 文鼎明體、

文鼎書林明體（文鼎字型）

出版年月 | 2020 年 9 月

創刊年月 | 2003 年 9 月

刊 期 | 季刊

定 價 | 新臺幣 100 元整

ISSN | 2707-9813

GPN | 2009205614

販售處 | 國立臺灣文學館藝文商店等

線上閱讀 | <http://journal.nmtl.gov.tw>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文學工場

Literature
Workshop

- 閱讀場域
Reading and Space
- 作家與談
Talk to Writer
- 編輯現場
Editor On-site

部落書店延伸為一個「烏托邦」

——訪蕃藝書屋林明德

| 閱讀場域

Talk to Ming De Lin, Founder of Fan Yi Art Books House

| Reading and Space

所謂的中心在哪裡？是我們自己決定的。我們不去複製都市的成功案例，而是要走自己的路。



Text by 許喻理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邱家驊

臺灣的獨立書店百家爭鳴，但要說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書店，蕃藝書屋就是絕無僅有。2013年，蕃藝書屋在屏東瑪家鄉三和村開業，推廣部落閱讀風氣與地方創生的理念，一度聲名大噪，殊不知在偏鄉部落開書店，和在都市鬧區開書店竟面臨同樣的窘境——租約到期。



蕃藝書屋老闆林明德。



林明德推薦「影響自己人生最多的書」，原本他搬出來一打，後來精選出七本，說不能再少了。

祖靈建議的番藝空間

如果翻閱蕃藝書屋的訪問，會發現最後一篇停在2017年。因為那之後，老闆林明德與老闆娘李安在房東的催促下把一生的藏書一箱一箱往車上搬，原本想開分店的念頭不得不暫緩，兩人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新的據點。尋找新址的過程一波三折，冥冥之中又似乎早有安排——原先屬意的地點，是林明德母親的老家石門村。沒想到就在準備搬家的前一個星期，林明德卻跟媽媽鬧翻了。

就在此時，正好東源村有一塊地因為地主病倒，便宜出售，林明德便決定買下，這正是蕃藝書屋的現址，東源路142號。這塊地原本是大面積的池塘溼地，兩人花了數十萬「填土造陸」，興建房舍，終於讓數十車用帆布保護的書籍不再餐風露宿，從店內那批褪色起皺的藏書，可以窺見這段書店搬遷的辛勞。「原本實在沒有想到會搬來這裡！」如今這塊偶然相逢的土地，儼然成了有山、有水、有書、有咖啡香的烏托邦。

走進蕃藝書屋的園區大門，左側是池塘與樹林，右側可以看到老闆娘李安坐鎮的料理吧檯、連接著開放式的書店（又或許說「書庫」更為貼切），從腳邊堆疊到頭頂的書籍，簡單分類隨興堆放，不過隨便問起一本書，林明德都能馬上告訴你放在哪裡。幾張桌椅沙發擺放在書店中央，不似文青書店優雅刻意的設計感，但頗有隨興真誠的生活感。「我們對這地方有想法，然後慢慢修正。」聊起這片新天地，還頗有幾分神秘色彩，「我這裡因為祖先、祖靈的關係，常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我這裡很多巫師都會來，後來才知道祖靈有跟他們溝通，說牠們不喜歡這裡太喧嘩，所以絕對不能喝酒，喝酒一定出事。魚也不能亂釣，而且是特別規定我本人不能釣，可能我上輩子是修行人。」在祖靈的建議下，如今的蕃藝書屋是靜謐而令人心定的空間，也可以是個靈修的地方。

沒有什麼 就是書太多了

「我這個人，10 歲離開家鄉，講好聽點是練就了理想主義，其實就是太有自信，不喜歡做別人做過的事。」林明德自豪的表示，自己一生將近 40 年都在從事造反運動，「我總是當先鋒，做沒人做過的事情。」雖然這條路有點寂寞，常常因為直言不諱得罪人，還曾被學術界聯合抵制，就連要幫作家辦新書發表會，還被虧：「兄弟，你還有朋友嗎？」

「俗話說要把一個人害得很慘，就是要去辦報跟從政，這兩件事我都做了。」林明德的豐功偉業讓人津津樂道，他十歲被送到高雄就讀全是漢人小孩的學校，陷入一段認同的困惑與語言的混亂之中。他曾是音樂老師，以令人驚艷的音樂天賦嶄露頭角；還曾參選議員、擔任縣長室祕書；他還透露自己在 23 歲那年差點出家當和尚，除此之外，也創辦人生第一份原住民刊物《原報》，隨後還有《南島時報》與 921 震災時發行《原聲報》，在書店一幅南島語系的地圖之下，他搬出厚厚一疊碩果僅存的舊報紙，展示這幾份代表性的刊物。

「當時我覺得縣政府不是一個久留之地，開始構思後半生還有什麼路可以走，」林明德表示：「結果發現，負債累累什麼都沒有，只剩下什麼？書太多了。」於是開了一間書店。

學生時代的林明德愛玩，棒球、音樂才是他的最愛，看過的書屈指可數但影響至深，拉格奎斯特的《侏儒》和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與他的認同與處境、喜歡思考的性格有很大的共鳴。開始工作賺錢，他才大量閱讀黨外雜誌、書籍，蒐集歷史文獻，把收入通通拿去買書。「喜歡思考養成我對各種事情常產生一種幻想，或一種質疑，所以我看書看雜誌，就變得貪婪無度。」林明德喜歡跨領域的學習，整間蕃藝書屋就是他從二十幾歲開始大量閱讀累積至今的藏書。除了書本雜誌之外，連許多難以取得的珍貴文獻、政府資料，都保留得相當完整，有不少學者專程來這裡挖寶做研究。

從「鳥托邦」到恆春的地方創生

以蕃藝書屋為本，整個園區延伸出一個「鳥托邦」(Birdtopia) 概念，之所以選用鳥字命名，林明德表示：「當整個大地沒有汙染、生態環境平衡，所有的物種都會回來，第一個回來的就是鳥。」他將「鳥托邦」定位為「南方的人文生態復育基地」。



1 書店一隅。因為這裡不是建地，只能興建簡易建築與貨櫃。

2 3 份林明德參與創辦的報紙：《原報》、《南島時報》與《原聲報》。

3 書店餐飲區一景。

然而在這當中，有 5 個主要方向：第一是已經頗有成果的書店與餐飲；第二是設立「國家出版品展館」，與史前博物館、臺中科博館等單位合作；第三是成為「綠色生態教育中心」；第四是發展具有傳承意味的「南方原住民圖書資料中心」，也就是文獻館；第五則是在昔日重現舊址已經十分出名的「樹屋故事館」，每一間樹屋都有特定主題。林明德收藏了 70 餘種版本的《小王子》，待書店一旁的樹屋蓋好，率先成立的正是「小王子故事館」。在採訪的隔天，他與「臺灣樹屋協會」在此開會，啟動樹屋建築的實踐與推廣。

書店深處的黑板上，畫著精緻的恆春地圖「恆春國際觀光旅遊特區圖」，他在此召集有志之士與相關組織，從蕃藝書屋到鳥托邦，再從鳥托邦到整個恆春的地方創生計畫，穩健的推動。在偏鄉部落開一間書店，聽起來太過理想，但林明德不是夢想家，是充滿實踐精神的執行者。「所謂的中心在哪裡？是我們自己決定的。」林明德表示：「我們不去複製都市的成功案例，而是要走自己的路。」

扛起「卑南學」 的文字行軍者

——訪作家巴代

| 作家與談

Badai Interview: Sound the Bugle of Payuan through Words

| Talk to Writer

我不是爲了寫小說而寫小說，我是個文史工作者。希望把小說當成一個工具，去處理很多文化教育。



Text by 林芳儀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邱正驊

巴代的書房裡，其中一格書櫃擺了整排《聯合文學》雜誌，從軍旅生涯開始，他一直保持閱讀的習慣，包括武俠、文藝愛情各類不同的作品，相當雜食性，沒特別偏好哪一位作家，也沒刻意學習誰的書寫風格。他早早就有了閱讀習慣，卻遲遲沒有提筆寫作的動機，當時寫的多半是教戰守則、作戰計畫，是一些較爲生硬的文字。

軟的字，硬的骨——軍職和書寫的交疊與交叉

巴代生於卑南族的大巴六九部落，在成爲作家之前，他任職於軍中多年。直至離開陸戰隊，到學校擔任軍訓教官，鐵漢碰上一窩女學生，需要扭轉軍中那套硬梆梆的應對方式。爲了同女學生相處、溝通，巴代開始提筆寫些軟性的文字，從時不時寫個小卡片開始，過了半年，文字真軟了許多。

接著他開始寫詩，一寫就停不下來，風風火火寫了一百多首，多半是情詩。當時在《聯合文學》看到一首詩作〈窗邊〉，恰巧又碰上女學生披著長髮，坐在宿舍五樓高的窗邊，忽然起心動念，也寫了首〈窗邊〉，這是巴代的寫作起點。

當年 921 大地震，巴代帶學生做災區服務，看到太多悲慘的故事，於是決定寫小說。從小小說〈距離〉開始，在 BBS 站上發表，沒多久就在《臺灣立報》上連載小說，接著又持續書寫了 20 多篇短篇小說，便開始構思長篇小說。

從現代詩到短篇小說，再到長篇小說，巴代的書寫剛開始萌芽，便如脫韁野馬一般，橫衝直撞，沒有停歇，撞出一片無邊無際的文字原野。他的軍人性格滲透到書寫狀態裡，緊湊、明快，幾乎沒有一刻浪費，一起了念頭，即刻想方設法達成。尤其顯現在他寫作的規律性，包括每一日早中晚固定的寫作時間，以及規劃大綱，構思日後的出書計畫。他精準分配時間，減少社交，14 年間出了 14 本書，多產而穩定，幾乎沒有寫作空窗期，也未有靈感枯竭的時候。他總是一開始定好架構，書寫內文的時候便很少回頭修改。



海軍陸戰隊出身的作家——巴代。

族語保存？文化能見度？——族群書寫的策略

過去軍旅生涯，巴代身為國家的軍人，想的盡是為國家作戰，執行指令，無暇反思自身族群議題。後來任職教官，正值 90 年代，原住民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巴代參與了幾場相關講習，才開始關注原住民議題，四處蒐集資料，找尋自身部落的歷史記憶。

2003 年，為了書寫部落相關的論文研究，巴代就讀臺南大學的「臺灣文化研究所」，寫出《以大巴六九部落的實踐經驗芻建卑南族巫術的理論》。2005 年畢業後，有感於論文主要只流傳在學者之間，不夠普及，於是拿著手上成堆資料，投身中長篇小說。

不寫則已，一寫驚人！巴代的第一篇長篇小說《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獲得 2008 年臺灣文學金典獎。這是卑南族第一部大河小說，原先書名僅有《大正年間》4 字，在當時擔任主編的舞鶴建議下，加上書裡的主要女巫角色名「笛鶴」，也給第 2 部冠上勇士角色名「馬鐵路」。不過，巴代還是喜歡以「大正年間」4 字來定義這兩部作品，還原一個時代的現場。

「我不是為了寫小說而寫小說，我是個文史工作者。希望把小說當成一個工具，去處理很多文化教育。」巴代表示。為了處理問題而寫小說，是他的書寫核心，因此，他的小說裡史料俱足，忠實呈現族群的生活經驗。

第一次寫長篇小說，巴代想做出不一樣的嘗試，寫出很純粹的對話。於是對話的部分，都先以卑南族語拼音或臺語漢字呈現，下方再補上漢文翻譯，不僅可以生動比擬不同族群真實說話的樣態，又可作為卑南語的語料。敘述的部分，巴代選擇不使用族語，他的目標是提高民族文化的能見度，因此需要保有一定的閱讀流暢度。



巴代家中展示許多獲獎獎盃，兩位女兒的學費，都是父親寫文章賺來的。



汗牛充棟的書房就是巴代創作的小天地。

「過去有很多作家的寫法，是為維持美感，在行文中創造殊異性，對文化的想像會很美。但我用的是中文，為什麼不用最好、最流暢、最優美的中文，讓你見到我的世界？」

後續的作品裡，巴代沒有再使用族語／漢文對照的形式，對他而言這是一次實驗，在文學的世界，他主要還是側重其中的傳達力。他說：「族語推廣、文學推廣是兩種不盡相同的路線，而我選擇後者。」

生活在書寫裡，在書寫裡生活——書寫的焦點與計畫

從論文到小說，巴代特別著力於卑南族的巫術，由於家裡是巫術世家，卑南族又相當重視巫術，是生活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卑南族經常將巫術運用在作戰上，震懾敵手，書寫巫術與戰場，是巴代小說中與眾不同的景觀。

巴代篤定的說，卑南族巫術研究與書寫，捨他其誰。巫術是他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書寫，他不斷傳達一個觀點——「巫」並不奇怪，也不低階，和生活中其他儀式活動一樣自然。他說：「『巫』經常被視為低階的，然而這其實是宗教發達以前的原始形式，塑造出人、教義、場域，便形成『宗教』。這些元素『巫』都具備，差別只在於沒有張揚，沒有宮廟，沒有信徒，遇事才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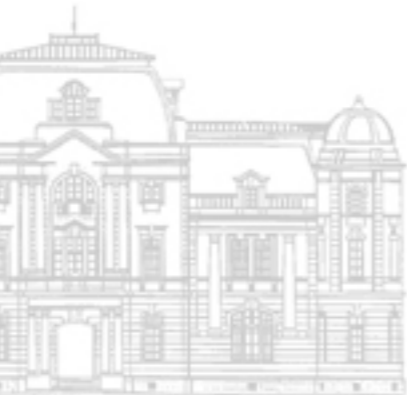
而身為男性作家，巴代卻花了不少篇幅，細膩描繪出眾多女性的心理狀態。《白鹿之愛》刻劃出卑南族不同性格的女性，面對情感時，展現出的行為和心情；《最後的女王》寫女性如何治理部落，率兵征伐；亦有不少刻劃女巫的作品。

事實上，長年任職軍中的巴代，觸目所及幾乎皆是男性，並不懂得女性的行為及心理。直到擔任教官，爲了輔導女學生，才開始細細觀察女性的表達方式，心理情狀，並將這些觀察運用到書寫裡。他說：「我刻意在小說中寫很多女性，女性作家寫女性是很自然的事，而由我這一個粗獷的男人來寫，相對特殊，可以帶來不同的觀看角度。」

卑南族是母系社會，成年男性離家，統一居於「會所」，等待一個女性將他「帶回家」。在家中，女性有一定程度的權威。巴代也描寫卑南族與其他族群之間，看待女性的差異。

在《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當中，寫到漢人家庭裡的小媳婦自殺，這是真實發生在巴代的童年裡。他經歷了兩起自殺事件，去過自殺現場，也不斷看到漢人媳婦的重擔與卑微，因此刻劃起來特別寫實。

巴代一連出版 10 幾本著作，靈感不僅沒有枯竭，甚至每每「超前部署」。他分享箇中緣由，是生活中不經意接觸到的人，聽到的故事，往往成爲他書寫的新主題。



他總是率先規畫好預定書寫的內容，卻又不會堅持按原定計畫，臨時插進一部意料之外的作品，會帶來很不一樣的自我調整。「這也是一種維持寫作動力的方法，比起一成不變，令人感到乏味，不如接受臨時冒出的想法，隨時調整。」他說。

不過在書寫長篇小說的這些年，巴代拒絕了許多短篇小說的邀稿。他說，構思長篇小說花費過多的精神、體力，零星的短篇會打亂節奏。然而，談及未來的書寫計畫，巴代毫不猶豫地說，還有 15 部長篇正在構思。有卑南人物誌，寫卑南族的歷史人物，預計 6 部共 9 本；另外還有巫旅系列、奇幻系列。更令人詫異的是，他直接拋出一句：「75 歲之後不寫長篇，開始寫回短篇。」

巴代認爲，雖然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但是沒有計畫的人生，會浪費太多精神在向左、向右，不斷搖擺。所以除了透過書寫來傳遞卑南族文化，巴代也催生出「卑南族教育論壇」以及「卑南學學術研討會」，目前已各舉辦第四年，徵稿對象除了學界，也包含部落在地人，兩相互補，激盪出精彩火花。他也爲了編「卑南學」研討會論文集，親自操刀排版，甚至爲每位發表人設計一個專屬封面。

他說：「把這一輩卑南族研究者摸索的過程記錄下來，將來回頭看自己寫的，他會有不一樣的感受。我比較在意的是成長過程，而不是多完美的產物，只想鼓勵他們繼續做下去，持續參與卑南族研究。」

軍人出身的巴代，較晚才步入文學和學術領域，卻以旺盛的好奇心、極高的行動力、巨大的自制力，讓卑南族文化被看見，不啻爲一名「文史工作者」。

- 1 巴代與妻子蕭素惠的專屬書票。
- 2 每一本著作出版前，巴代會請影印店裝訂成樣書，親自校對數遍。



巴代 (Badai)

臺灣原住民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出身卑南族 Damalagaw (大巴六九) 部落。成爲作家之前曾是軍人、教官，後因緣際會開始寫作，作品以取材自原住民族群歷史與文化的小說爲主。同時身爲部落文史工作者，主持「卑南學論壇」，致力於卑南族文化的推廣。巴代以自律聞名，以平均一年一本的速度出書，其寫作生涯獲獎無數，曾獲山海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吳三連獎、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高雄文藝獎等，堪稱最會得獎的作家。最新作品爲 2019 年出版之《月津》。

巴代作品年表



「笛娜」的話與字

母語的渴望

| 編輯現場

——訪「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沙力浪

Interview:

Salizan Takisvilainan, Founder of Tastubuqul tu maduq i malas-Bunun tu papatasanan

| Editor On-site

| 原來我們的故事可以成爲文字，可以摸在手上。

Text by 林芳儀（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羅正傑

沙力浪（Salizan Takisvilainan），是一位布農族作家，同時也是「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的負責人。工作室座落於花蓮卓溪鄉的「中平部落」，是一棟簡單的木質房屋，他說這是向部落裡的老人家租借，再花了不少經費修繕而成。屋內兩旁有書櫃，中央一張大木桌，牆邊一張小桌上擺著一臺小電腦；屋外有一面牆，漆上深藍色底，以白色的字寫著：「獵人的腳印，不是要帶我去登山，而是認識祖先的路。」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創辦人沙力浪，同時也是位登山嚮導。



工作室就隱身在被山環繞的部落之中。

回到笛娜 tina 的「話」——用漢語？用族語？

這句話出自沙力浪的詩集《部落的燈火》，也述說了走上族語獨立出版的初衷——回到部落，傳遞祖先的語言。笛娜 tina，是布農族的「母親」之意，〈笛娜的話〉寫出沙力浪對母語的情感，以及尋回母語的渴望。

沙力浪從高中時期開始寫作，一開始走類似張曼娟散文的路線，當時國文老師鼓勵他：「要不要書寫自己部落的故事？其他日常心情別人也能寫，但是你對部落文化的情懷是別人寫不出來的。」後來沙力浪閱讀原住民文學作家的作品，開始在漢文裡穿插族語，書寫部落。就讀元智大學中文系時，沙力浪以〈笛娜的話〉一詩獲獎。

沙力浪屢屢獲獎，一方面在漢語系統裡打轉，練出好的漢語書寫技藝；一方面自學族語，取徑中文系的聲韻學、訓詁學，摸索語言尋根的方法，追溯自身族語的根源。他說：「一開始學習漢文的語言學，我感到迷惑，離自己的經驗太遙遠了，後來轉換心情，把這當成一種工具，運用在族語上面。」

畢業後，沙力浪就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期間跟著老師四處田調、進行語料蒐集，習得許多蒐集語料的方法及相關知識，興起了回部落做事的想法。爲了創造在部落工作的環境，沙力浪透過持續投稿計畫補助，讓工作室營運起來。

摸到笛娜的「字」——部落圖書館？族語出版？

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 Tastubuqul tu maduq i malas-Bunun tu papatasanan，把聖經裡的「一粒麥子」，轉化爲帶有部落文化意象的「一串小米」。布農語是 Tastubuqultumaduq，Tastu 是「串」的意思，buqul 是「蜘蛛抱蛋」。那是一種串小米用的植物，長在懸崖峭壁難以取得。因此，用 buqul，用意是希望年輕人冒險犯難，取得更堅韌的成果。「一串小米」同時也帶有傳承的意味，象徵文化記憶順利保存下來。

最初沙力浪回鄉做的是「部落圖書館」。他說：「部落圖書館主要是著力於借還書系統，接觸許多部落孩子、年輕人，創造親近的空間。」他說：「不過我真正想做的，是推廣族語。」他不要待在一個空間裡，吸引眾人進來，他要不斷走出去。

2015年，剛成立的工作室出版了兩本著作，黃泰山 Bisazu Naqaisulan 耆老的《述說百年前的喀西帕南事件》，以及張玉發 Manias Istasipal 耆老的《MIPAKALIVA 神話時期：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神話故事》。部落的歷史與神話書寫，帶領族人看到自己的源頭，也讓族外的人了解更多，以族語書寫，對照漢文翻譯，讓讀者認知到族語重要性的同時，又達到廣傳的效果。

出版之後的新書發表會，沙力浪選擇辦在部落，跟族人分享。「如果辦在城市，來的是朋友或其他都市人，跟族人產生了距離，有違我的初衷。辦在部落，讓眾族人看到，原來我們的故事可以成為文字，可以摸在手上。」

一串小米，串起小米——有人力？有技術？

年輕的沙力浪甫回鄉時，遭受到許多懷疑，母親及其他部落族人紛紛猜測是外頭事業不如意。「他們看我晚睡晚起，外牆長草，宅男一樣不勤勞，老母親看我日日對著電腦打字，以為一直待在屋裡看電視，無法理解我的工作。」透過族語出版與新書發表會，沙力浪漸漸做出的成果，才從「宅男」變身為「沙董」。

工作室營運第2年，出版《族語辭典》，也架設起線上辭典，不受限地理空間，有助於到外地工作的年輕族人學習族語。此外也與公部門合作，石板屋重建，啟動家屋調查，把卓溪鄉的年輕人帶回祖居地。也發行了社區報，以整個卓溪鄉傳統領域為主，書寫拉庫拉庫流域 Laklak 的歷史。

「部落生活空間改變，族人分散各地，晚上難以聚集在一起聽耆老說故事，需要運用其他方式，再次凝聚部落記憶。科技運用、數位化建置，就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走入山林，拾起記憶——為工作？為認同？

做獨立出版難以帶來收益，沙力浪也做部落小旅行，既能不斷走入山林，又能獲得固定收入。機緣始於2000年。他跟著兄長進山，走八通關古道，參與研究計畫，調查石板屋、駐在所，一爬就是3000多公尺。原本痛苦不堪的他，第3日行經南大



水窟山時，大哥開始作祭拜儀式，向祖靈介紹他，這才了解原來前方正是祖居地——馬西桑。

「於是看待山林的方式逐漸轉變，發現山不只是實體的山，而是承載著祖先，有許多和自身密切相關的故事。」

2019年，沙力浪推出自己的新作《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讓山林工作者的形象鮮活起來，並道出其中的艱困與矛盾。


「族人在自己的傳統領域工作，做的多半只是基礎事務，希望有更多元的工作方式，不只做高山協作，還能夠實際與林務局『共管』，而非『被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夥伴關係。」

無論做族語出版，或是山林事務，沙力浪始終心繫部落，著力於凝聚部落認同感。未來，沙力浪還想將自己書寫過的文學作品，結合部落小旅行，舉辦「文學地景之旅」，帶領遊客走到書中描寫的地點，更完整重現卓溪鄉布農族的語言、文化、空間。讓話語化為文字，循文字返回山林，「一串小米」要持續串起拉庫拉庫流域的部落記憶。

1 一串小米族語既是獨立出版社，更是部落圖書館。

2 沙力浪推薦必讀的一串小米出版著作《成為 Bunun：布農族的童年及養育》與第一本布農族語小說《HUHUL 山洞》。

3 一串小米族語工作室發行的社區刊物。



文學力大爆發：
常設展新改版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四個心機解密

| 文學力大爆發：
常設展新改版

|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Power of Literature: Four Objectives Revealed

Text by 蘇碩斌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是臺灣文學館的最新常設展。常設展，雖非字面誇大的恆常展覽 (permanent exhibition)，但真的很久才換展一回，臺文館這回是創館 17 年來的第三次。

正規的博物館具有四大業務：典藏、研究、展示、服務，常設展就是這些業務的大型軍火秀——從典藏品庫房的彈藥間、在研究中提煉震撼的爆炸力、經過視覺設計的展示、提供觀者絕佳的體驗。

因此，進到常設展，表層當然有炫爛的設計留住你的眼，但深層的，就是典藏、研究展現的知識密度。2020 年推出的「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常設展，策展的戰略不僅是熱鬧技法與門道知識兼具，更蘊含至少四個心機。

第一個心機：感受文學史的艱辛、但最後必須看到希望

常設展刻意挑選的亮色主視覺，意喻文學必須望向未來。有時，我們會以為「現在」已是文學很糟糕的時機，但由常設展走過長長的臺灣文學史，由較寬廣的時間尺度來衡量，現在，並不悲戚、反而光明閃爍。近年雖然紙本的商業出版量有很大的瓶頸，但是「書寫」卻由各種人群在多種媒體不斷的繽紛多元散開，書寫力炸開的文學，其實是文學的全新時機。

換個理論性的說法。臺灣文學固然有諸多先賢挺著硬頸、拚了命留住一道偉大的文脈；但是隨著文學史的前輩大師逐步凋零，文學界其實有「再來就交給你們」的新人作家奮力鵲起，接棒寫出更多不同類型的文學。我們需要偉大的少數作者，更渴望讀者躍身成為大量的作者——就如思想家羅蘭巴特「作者之死」的理論啟發。

第二個心機：全方位觀眾網羅策略，熱鬧和門道兼具

愛熱鬧的觀眾，會發現這裡的文學可以玩；看門道的文學控，也保證大腦 CPU 會快速轉動。常設展雖表達活潑，但知識量絕對有深度。臺文館是手握科技部評比一級學術期刊、架構 40 個文字資料庫的研究型博物館，自然必須為「臺灣文學」講出好看的故事。我們 2017 年就曾邀請優異學者在「虛擬博物館」線上空間撰寫簡明版的文學史。這些研究知識，此回在常設展，精華都轉化到實體空間。因此，學術型觀眾，絕對看得到門道——熱鬧和門道，正是《策展簡史》作者 Hans Ulrich Obrist 說的雙腿理論 (Double leg theory) 的兩隻腳。

至於科技迷、遊戲控的觀眾，大量「文學內容」呈現在互動裝置之中。例如展場入口一幅巨型的「文學星圖」，就是文學館的作家資料庫，委由執行團隊選件撰文，送進電腦演算人際關係網絡，最後是閃亮星點漂浮在超大面板的宇宙藍之間。文化內容和尖端科技，設計出的十餘樣文青風格遊戲，純看歷史、寫兩句詩、創作一段小說，應該是全臺灣最有氣質的遊樂場。

第三個心機：宣示臺灣文學的多元成家

文學不是只有一般熟悉的小說、散文、詩三種，以前不是、以後也不會是。歷史上，臺灣至少還有兩種特殊、常為「正統」史家忽略的文學表現系統。其一是原住民族的「口傳文學」，如同荷馬史詩在西方文學史的神聖地位，臺灣原住民族從「不用文字」的世界就留下至寶般的故事，聲韻節奏豐富、敘述套路強大。臺文館珍藏有卑南、魯凱、阿美等等部落耆老的原音重現，各種祭儀禱詞、神話傳說，來到這一區，文學不是用看的、是用耳朵聽嘴巴說的。

其二是「白話字」，是臺文館列名「世界記憶國家名錄」的重要館藏。「白話字」是十九世紀英格蘭長老教會到海外宣教所創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統，用來教導當地人讀聖經，1865年引進臺灣，在教會推廣有成。白話字在日本時代有了突破發展，臺灣文化協會的蔡培火、林獻堂力推，用簡單的拼音文字取代繁難的漢字，訓練了許多世俗大眾能讀能寫、吸收新知。白話字戰後遭到政府打壓禁用，但解嚴之後，又復活為臺語文學作家所用。這一段簡直是世界級的「書寫民主化」故事。常設展副標題「書寫 LÁN 臺灣」，就是借用白話字，鼓勵觀眾打破既有的語言思維，接受臺灣文學的多元傳統。來到這區，不要忘了帶走一張「白話字」名片。

光看這兩塊，就知道臺灣文學不只國字書寫、不只小說散文詩三類。還有，長期被歸到通俗文學的言情、武俠、奇幻等文學邊緣人，「文學力」常設展也都客觀呈現它們在臺灣曾經佔有的歷史位置。但無論如何，「文學」並沒有固定的樣子，至少我們的文學，已不是孔夫子所稱子游子夏專長的那個「文學」，也不是曹丕認證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章」。未來的文學，有待每一代書寫者重新創造。



- 1 「紙上讀書會」以主題呈現同一個時代的作家們，讓創作和關係更立體。
- 2 想知道自己的名字如何用白話字寫嗎？透過多媒體系統，可以製作虛擬白話字名片。

第四個心機：文學館的獨門樂趣——說故事

文學館真的不同於一般「獨尊物件」的博物館。那是因為，文學最擅長的是物件散發出來的「說故事」，文學館常設展覽當然也要說故事，這是文學展覽最大的魅力。

文學館這個特色，其實走在世界策展潮流的前端。博物館的發展史，在1970年代與西方的人文社會思潮一樣，都經歷後結構主義式的「語言學轉向」。也就是說，博物館固然是典藏「物件」，然而傳統策展是「讓物件自己說話」，策展人只是為物件組織一個它們自身的小宇宙。然而，1970年代「語言」作為人類生活意義的創造性角色，開始被思想家注意；反過來看，「物件」的意義當然也是由人所賦予。如此一來，博物館就必須為物件「賦予意義」，也開始了博物館的「溝通轉向」或「敘事轉向」。

上述的博物館簡史，無疑突顯了博物館靠向「文學」的世界走勢。蒐藏物件固然是基本，與人溝通更加重要。文學館蒐集歷史上的作家文物，但並不迷戀「物件」本身的藝術靈光，文學館的策展，正是為「說故事」的文學再一次的「說故事」。新時代的觀眾，也是博物館的「合作者」，參觀博物館，仿如共同創作文學作品一般的樂趣。

一動手 文學就開始

今秋開幕的「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是一個久久更換一次的常設展，需要燒腦、燒錢，更是燒時間。幸賴館內研究及展覽人力，還有受託的設計、文案、科技、工程合作廠商共同的合作，得以完成。

四個心機，是國立臺灣文學館以博物館策展人、也以說故事的人之雙重身分想要獻給各位的肺腑之言。是的，所有人，其實都被文學包圍，所有人，只要一動手就開始生出文學。看過展覽的我們，都必定會驕傲於臺灣走過往昔的坎坷而來到此時繽紛、奔放的文學世界。

面向大眾的 策展歷程

——訪展覽策劃人

The Curatorial Journey of Power of Literature Exhibition

- | 文學力大爆發：
常設展新改版
- |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Text by 吳岳霖 (特約撰述)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踏入臺文館後，往左手邊走，便可進入常設展空間，悠悠暗暗裡、光影流轉間，隨著文字提煉作家的內在世界，作為我們理解臺灣文學的渠道。然而常設展，有別於特展，更需要強調時間的維度，作為啟迪觀眾的接觸點。在第三期常設展「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開展前，來聽聽展覽策劃人簡弘毅的策展歷程。

即將開展的「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是臺文館的第三期常設展。奠基於第一期「臺灣文學的發展」、第二期「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對於常設展的核心命題，從面對臺灣文學的定義與發展歷程、文學流變，到呈現「文學的作品有什麼？作家在寫什麼？」並著墨於文學的內涵，也切入相應的主題及議題。如今臺文館將再次回應這樣的命題，並且重新提出新的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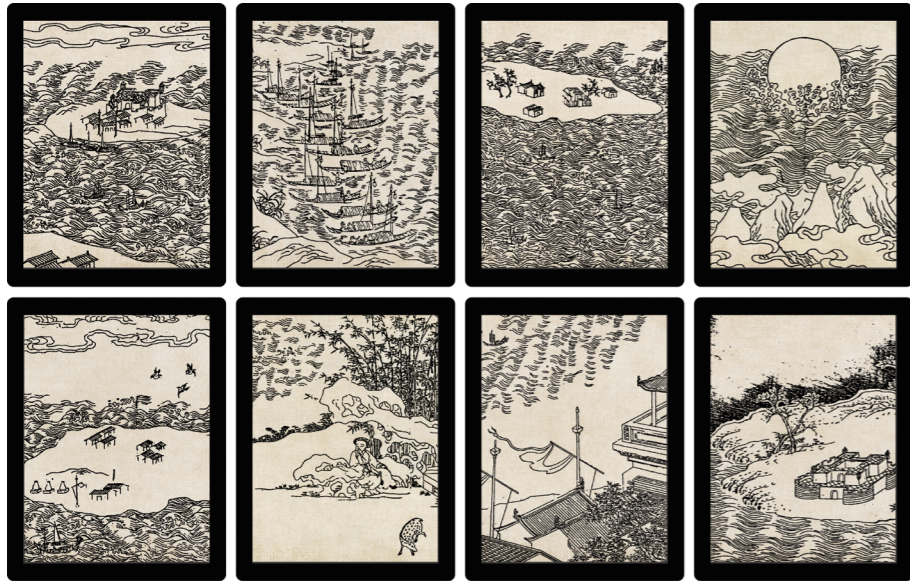
有別於館內其他特展，展覽策劃人簡弘毅很明確的表達了對常設展的想像：「簡單來說，是『廣度』與『深度』的不同。特展有特定主題，因此深度得夠，必須有很詳細的發揮與介紹；但常設展則不會在特定議題有太多發揮，必須是綜觀的、全面的，資訊量也不可能那麼深。」他也認為：「常設展預期是以『入門』的態度，讓不認識臺灣文學的民眾能有基礎。第一，是比較普遍性的內容；第二，是包山包海、用來打地基的資訊。」更進一步地，常設展不只針對單一主題的選擇、展現與深究，更被賦予了我們對臺灣文學的期待，既提供更寬廣的理解空間，也凸顯臺灣文學館的自我定位。

從「參與對象」重新思考常設展的定位

從「文學發展」到「文學內涵」的往內探索，是前兩期常設展的方向，但這是否代表下一期的常設展就必須繼續挖掘臺灣文學的更深層處呢？這就成為策展團隊核心的考慮與角度。同時，這延伸出了另一個問題擾動著簡弘毅的思維，也就是「作為臺灣文學／館的入口，所面對的到底是文學愛好者甚至是研究者？是期待獲取更深內容的人？還是從來沒有來過臺灣文學館、對臺灣文學沒有基礎的一般民眾呢？」於是，從2016年就開始丟出題目進行討論，歷經了兩、三年的發展才逐漸確定策展方向，最後才誕生「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這個主標。



在三期常設展中，精選部分館藏展出，並以互動性高的多媒體為主要溝通工具。



「臺灣八景詩」互動裝置，點選圖片時，對應的詩句會浮現。

簡弘毅表示：「這段時間內的討論也開啟了我對『參與對象』的思考。如果臺灣文學館持續走向專業化，本就隨著社會演變的臺灣文學會不會忽略與社會大眾的溝通？相較於成立的初期，對於臺文館的定位、臺灣文學的存在與題材等疑問，現在的我們已不像過去那麼焦慮，也呼應著我們現在對如何傳播臺灣文學知識有不同認知。」

這就讓策展思維開始有所翻轉，同時也重新檢視了常設展之於臺灣文學館的意義，甚至是彼此佐證——臺文館的服務對象，並不會是本來就在臺灣文學相關領域裡的人，其實是一般大眾。簡弘毅認為，常設展是在提供系統化的東西，並建構基礎認知，其設立應該要把每個人都當作第一次來到此處，讓沒有相關知識、沒有任何基礎的人也產生感覺，有更多人會接近了解與喜愛。確定對象後，策展團隊才能去設計常設展也定位臺灣文學館，其目標不只是一個展覽，而是對臺灣文學的繼續實踐與推動。

從日常生活裡 重新發現臺灣文學

「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的策展理念，也確定常設展的對話對象——一般民眾——之後。簡弘毅表示：「再講一次文學史的發展。」

這樣的策展理念似乎形成一種回溯，與第一期「臺灣文學的發展」出發點相似；但最大的不同便在於：因參與對象為一般民眾，策展團隊所思考的是如何呈現「生活與文學的相關性」。這實現於整個展區的入口，並構成整體概念——出發點是「生活化」與「普及化」，讓民眾從日常生活中那些以為不是文學的東西，找尋文學的模樣，體會到原來自己跟文學並沒有太大距離。

同時，常設展雖同樣呈現了文學史的歷程與分類，卻嘗試建構於文學普及與推廣的設計裡，得以避免教科書式的展示，因而能觸及更多觀點。其中，在文學類型上更加入了通俗小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網路文學等，這是在臺灣文學館開館時並不會提的。簡弘毅認為：「當年比較關注於國族認同、政治等議題，而現在面對臺灣文學能關注的議題更多——我們可以明確地說，這裡有臺灣文學，而臺灣文學就是長這樣，有很多元的面貌，請大家來看看。」

對簡弘毅而言，常設展有相對遠程的目標，是希望民眾能進入臺灣文學的世界，不管是閱讀、寫作或是研究。中程目標則是得到知識性的東西，不管是有形或是無形的，因而成為了解或知道臺灣文學的人，不會只有「臺灣也有文學嗎」這個念頭。最粗淺的，也至少要讓民眾認為臺灣文學（館）不會無聊，有點趣味、有些親切，並且產生一個概念是：想知道臺灣文學就來臺灣文學館，而文學也活在我們的日常之中。



- 1 第一期常設展以詹冰〈水牛圖〉圖像詩做為互動亮點。
- 2 第一期常設展中也有母語聲音體驗區。
- 3 第二期常設展「我手寫我聲」展場一隅。
- 4 第二期常設展以投影呈現作家寫作場景，並搭配作家朗讀聲音。

| 文學力大爆發：
常設展新改版

|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共感 臺灣文學 地景

——訪展示設計與規劃團隊

Story Behind the Exhibition Production: Sharing Words to Enhance the Literary Exhibition Experience

Text by 齊義維、吳岳霖 (特約撰述)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第三期常設展將視角轉向更具大眾生活感的文學理絡，透過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科技元素與互動多媒體、提煉臺灣地景意象的空間設計，試圖縮短大眾與文學的距離。轉譯文學成爲展覽，究竟是一段什麼樣的旅程呢？特別採訪此次常設展設計與規劃團隊宜東文化公司執行長羅健毓與建築師王士芳。

踏進本期的常設展間，迎面而來一面斗大亮藍色的展牆，以漢字、日文與英文書寫的標語，強烈的抓住參訪者的目光「注意，你已被文學包圍！」。疑惑之間，旁邊的小字窮追不捨的提出了疑問「你的一天，會看到多少文字？」。這是臺灣文學館第三期常設展「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開門見山對文學與觀眾的大哉問，翻轉了古蹟與文學展示殿堂過往慣有的一派素雅與婉約。

展覽製作與規劃的宜東文化執行長羅健毓，以往在途經館所時就不時念想，若哪一天能由自己接手做常設展，將要打造一個更親近民眾，讓日常與文學零距離的普及導向常設展。因此當宜東文化碰上了想要開拓文學疆界的臺文館，兩者碰撞出劇烈的火花能量，而這一碰撞，就是爲期一年多相互翻盤與糾纏的展覽製作討論。

「我們真的經過太多次的改版了！」羅健毓提及幾經激盪與「折磨」才定案的主視覺，白色基調的圖像裡，佈滿遞出聲符或形符的手，漢字、白話字、拼音與部首平等地共處其中。她認爲，臺灣文學的構成並不是單一語言或聲音，這塊土地特殊的人文地景，造就了今日百花齊放、眾聲喧嘩的文學景觀。「文學是眾人之力，大家一起書寫。包括這次展名，也是刻意地把漢字、羅馬拼音都放進來。」

文學之於羅健毓，是一股富有想像力、能夠觸動人心的力量，「文學就在你的生活四周，它不只是四書五經擺在高的殿堂裡，它是在公車椅背上的立可白塗鴉、以前小時候看的國語日報，或是書報攤裡的漫畫與武俠小說。」她說。以往不會被放入文學裡討論的「言情小說」與「武俠小說」，也在這樣的架構概念下，別開生面的進入臺文館展間。

自然與人文共融，常民與經典共生的展場設計

「與生活共感」爲本次貫穿展場設計與執行的主要概念。展場的硬體設計，由跨界建築人「和風起造」的王士芳建築師肩負重任。對如何節奏化的編排臺灣自然土地與人文年華交錯而密不可分的文學曲線，宜東文化新穎的丟出了「岩層」一詞，交由建築團隊進一步深化。而此一語彙讓建築人興奮異常。「難得不是用某一個族群的文化語言去表達一個空間的樣貌，反而回到土地最原生的狀態、還沒有人介入時的島嶼形狀。」談及此，王士芳語氣裡難掩熱血。

但在古蹟裡重現臺灣地景，除了法規的限制，原始的建物主體也帶來厚重包袱，臺文館原始空間爲日式建築，展區空間已被既定的樑柱系統跟拱牆框限住。爲了打破框架，團隊將部分展牆延拉出來，進入廊道，產生與廊道、拱圈形狀的呼應、融合與詮釋。「我們試著在原來古典的建築框架裡，去產生一些地形的碰撞，讓它的語言更豐富、跨越不同族群……試圖不去用漢文化的觀點，而是大家平等在這個土地上的觀點去做空間的規劃設計。」王士芳表示。

爲了讓空間帶有日常語境，同時營造出自然界有皺折、地形變化的氛圍，除了參觀動線規劃爲連續不斷、帶著跨越感時而開闊、時而迂迴的空間指引方式，選材上也捨棄大圖輸出，改用室內裝修的常見材質，像是民眾居家或店面裝潢愛用的木皮染色方式與紋理漆，透過當代裝潢工法，將石頭和木頭的紋理鑲嵌入室內展場，打造常民生活美學，在色調的選擇也以亮色調的藍色、綠色與黃色，分別代表海洋、土地與能量，劃分出每一時期的文學印象。

展場軟體規劃則邀請作家朱宥勳，組成文案小組，於每一個展間中，以書報夾搭配光桌融古匯今的形式，精選不同時期的作者與作品內容，並定期替換，形成流動而不刻意聚焦特定創作者的中性展示；而展覽裡的各式標語，則以口語化、Slogan 式的書寫方式，使用語態相對強烈的動詞，與觀眾進行問答互動，彷彿展場本身就是個「說故事的人」，而日常生活中的招牌、政治與社運口號、廣告歌曲、報章雜誌標語等耳熟能詳的共同時代記憶，則以四大螢幕輪播的方式，出現在入口展間處，讓觀展者在毫無防備下，已然一腳踏進文學世界之中。

豐沛多元的內在，由傳統與多媒體載體共同承載

此次常設展所面臨到的多元性，除了語言選擇上希望能海納這片土地裡曾出現過的各式溝通文字，也體現於文學載體的呈現方式。當科技已是生活日常，多媒體進入展間已是趨勢。羅健毓不斷強調「重點是軟體，而不是硬體」，不論是第一區四大螢幕鋪天蓋地的日常創作文字、將歌謠與故事轉述給觀眾的現代「骨傳導」耳機，或是



想寫出喜歡詩人的風格嗎？只要跟著螢幕的指示，你也能創造自己的「某某」風詩句。

作家群星圖帶著浪漫與人際八卦的觀眾互動裝置，高科技裝置並非是譁眾取寵的賣點，而是透過數位化邏輯，賦予文化累積新的觀察面向。

本檔展覽亮點「臺灣文學群星圖」互動裝置設計上，除了作家的個別按鈕將會點亮與其相關的其他文學作者星群，形成全觀式跨時空的文學系譜之外，人名旁也設定有 Hashtag，讓有興趣的觀眾得以在觀展後，按圖索驥在館內如寶山的資料庫裡，繼續探索文學的浩瀚。「我們的定調是讓大家認識百年來文學發展的樣貌，網路時代資料上網查就有了，因此我們做的不是把過去的展覽重新攤開一次，而是整合、是去勾起觀眾的興趣，可以快速理解作品和作家在時代洪流中的定義跟地位。」

參與和開創 未來有我們的臺灣文學

「參與」，是此次常設展的關鍵字，背後驅動的核心思維在於啟發民眾進行下一步的找尋或文學行動，因此展覽的最後，設計了富含遊戲感的機關，提取文學中的趣味性，讓民眾可以自發性的動筆書寫，像是能夠手寫後投入「信箱」感應，把觀眾創作顯示於螢幕上的明信片互動裝置，或是類網路上文句「生產機」的模式，將詩句挖空部分字詞，讓民眾自行填入。「我們希望談文學寫作這些事情，最後還是會回到觀眾身上，每個人對於書寫這件事情是可以帶著想像、帶著期待離開。」羅健毓說。

這也回應到常設展最後一個展區標題「____，寫我們一起的未來」。標題的開放式語句，開啟這個世代書寫者的「主動性」。未來臺灣的文學樣貌，取決於每一個在日常進行創作、使用文字的人身上，正如此次的展覽核心，不論大人小孩，文學愛好者與一般民眾，都能在其中找到日常共感的文字。每個人生活中使用的一字一語，都將會成爲下一個世代的沃土岩層，未來，與現在的我們有關，也與過去的他們相連。展覽主題「文學力」，不僅只存在於博物館裡，更是落實在每一個使用語言的你我身上。

展示設計和規劃 宜東文化：羅健毓

現任宜東文化創辦人兼執行長。宜東文化深耕博物館展示設計，擅長以「敘事研究」入題，結合當代藝術的視覺創作爲展示手法，連結物件與當下的記憶；透過議題轉化創造出新的脈絡，不只活化了既有物件，也讓觀眾心中對議題產生新的生命投射，更意味著議題策展的多元面向。

展場設計 和風起造：王士芳

跨界建築人，喜歡在不同的領域中，實踐對建築的想像與空間的啟發。曾追隨黃聲遠老師做建築，參與了多個建築地景的規劃設計與監造。亦曾負責田中央的文化論述與展覽規劃，以及協助出版《在田中央》一書等。2013年成立「和風起造/王士芳建築師事務所」，持續在不同的空間範疇中，開啟人與建築對話的新型式。

從概念到意象—— 岩層與星圖

| 文學力大爆發：
常設展新改版

| New Permanent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From Concept to Image: Formations and Star Charts

Text by 朱宥勳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在這一次的常設展中，每個分區的標題不再是冷冰冰的一個時代，或是一個艱澀難懂的學術語彙，而是透過一句句淺顯易懂的標語，讓參觀的觀眾產生共感，來了解當時發生的文學現場，來串穿整個展覽場域。除了由館方和宜東文化進行整體的展示設計和呈現外，在文案的部分，委託作家朱宥勳來撰寫，並發想其中的部分內容。



在「小說的風格練習」互動多媒體裡，也透過生動的仿寫，配合輔助介紹，讓觀眾更能感受到小說家的風格。

當我在撰寫「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常設展的文案時，我思考最多次的問題是，有什麼「意象」，可以簡明地呈現「臺灣文學史」的意義呢？

是的，我尋找的是「意象」，而不是「概念」。

「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是臺文館第三期的常設展，前一期是「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那是我最熟悉的一檔臺文館展覽了，因為我幾乎每次跟朋友來臺南，都會到臺文館，充當一回朋友的義務導覽員，前前後後起碼逛了 20 次以上。我很喜歡「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它用非常精準的概念，就把複雜的臺灣文學史展演出來了。但奇妙的是，每當我陪朋友逛展，一邊碎念導覽的時候，他們往往都會從一臉平淡，漸漸露出驚訝的表情：原來它想表達的是這個！

我對他們的驚訝感到驚訝。我以為我只是在講一些很普通的臺灣文學常識，我身旁認識的、雅好文藝的同溫層，應當也懂。但我只對了一半：他們確實懂得「文學」的部分，卻對「臺灣」的部分極為陌生。

因此，當我們在思考「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該怎麼呈現時，煩惱的不是臺灣文學史的「概念」該如何呈現。不是說它不重要，而是因為前人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讓我們可以在那個基礎上繼續發揮。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清晰的「意象」，讓沒有受過臺灣文學學術訓練的文學愛好者，也能夠在看展期間，快速進入豐富多元的臺灣文學史世界。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文學人思想 情感擦撞地

——訪國立臺灣文學館長蘇碩斌

|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Director Shuo-Bin Su Interview: The Place for Writers' Exchange

Text by 孫維利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楊雅淳

Image by 臺灣文學基地

座落濟南路 2 段和齊東街 53 巷之間的「臺灣文學基地」，是臺北市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日式宿舍聚落。在歷史的脈絡，這裡是日治時期中階官員宿舍的「城東」，屋宇面積大小錯落，留有尺度適中的生活質感。戰後漸漸失修，直至 2014 年才又活化利用，由國立臺灣文學館經營「齊東詩舍」。今年年底，宿舍群再華麗轉身成為「臺灣文學基地」。用怎樣的姿態交流文學？如何串連臺北藝文名所？請看館長蘇碩斌的願景。



從濟南路上望進去，很難想像臺北有這樣一個保存完整的日式建築宿舍群。

「臺灣文學基地是屬於文學『人』的身體互動、思想交流、情感分享的聚落，我們為每一棟房舍，設計了獨特文學機能。」蘇碩斌指著這群日式建築說道，園區原為臺銀日式宿舍，兩棟各 50 多坪、五棟各 24 坪的建築物，今年終於完整修復，接下來的任務，就來到文學的「軟體」內涵了。

臺灣文學基地（簡稱臺文基），是國立臺灣文學館今年在臺北拓展的新園地。臺文館本質就是一座博物館，擁有典藏、研究、展覽、服務四大機能，且設在國定古蹟之內，是彷彿如山一般穩重的司令部。而臺北這個即將開幕營運的臺灣文學基地，就是機動性、百變型的向前推進戰鬥營區。

基地的精神始於人的活動

穩重的本館，更需要活潑的基地支援，戰力才能加倍。臺文基的七棟房舍，本就是中小規模，具有短小精悍、任意流動的特質。「承載臺灣過去的記憶基礎，陪伴正在創作的作家及創作」，蘇碩斌期待開幕後，文學人川流不息在這裡互動、交談、創作、觀展。「臺北有難以忽視的大量的創作能量，必須有一處聚會所雲集出版人、寫作者、評論家、閱讀大眾」。

文學似乎讓很多人誤會「很玄、很難」。蘇碩斌笑說，「文學存在生活中、但卻具有特殊風味的語言，日常的廣告詞、妙菜單，都是文學的原型」。這些善用諧音、譬喻的技巧，讓我們都是文學人。蘇碩斌說，文學既有的小說、散文、現代詩類型，以及最近受重視的非虛構，作者都是觀察現實，再用情節布局、設定人稱視角，從生活中提煉的好文學。



甫修復完的齊東街 53 巷 2、4、6、8、10 號，
成為臺文基的一部分。

蘇碩斌另舉周星馳現象為例，電影中的無厘頭臺詞，早已大量被民眾引用在各種場合，也是換喻的文學技法——用得越巧妙、效果越精彩，道出「只要有心，人人都是文學家」，用對地方，會心一笑的互動就是文字的樂趣。蘇碩斌強調，文學，是所有藝術符號「最容易取得、最便利散播、成本最低廉」的一種，貼近日常正是文學的特質；進而期望「讀者仰望作者」的上對下模式也可打破，讀者可以是正在創作或即將創作的文學人，「文學不難」的另一個意思，也意謂破除偉大作者、渺小讀者的刻板印象和界線。

7 棟房舍 濃縮文學生活的景觀

自從臺文基的園區成形，臺文館就一直在思考，「有限的空間格局，如何能不斷串流、讓文學發生？」7 棟房舍，經過設計，濃縮了文學生活的各種景觀。

「齊東舍」是常設展的地方，規劃了「不願被消失：日式宿舍到文學基地」為主題，陳述完善的保存歷程，並設計「觸碰式投影互動牆」，對照今昔照片與地圖，訴求的是珍惜城市記憶、愛看建築紋理的走讀客，希望有關注過去的目光，也欣賞臺文基的現在。

「悅讀館」訴求的是兒童文學人口。臺文基設計了比齊東詩舍時期更大、更舒適的親子空間。蘇碩斌認為，「閱讀是一個人的寂寞之事，說故事則是一群人交換生命經驗之事」，他為這裡設定了「臺北最強故事屋」目標，將帶入更多實驗性、跨國性的兒童繪本，蘇碩斌自信地說：「說故事更有層次、更有趣味，這是我們的責任。」這棟悅讀館同時也將延伸服務到高齡人口，「除了看別人說故事，更可以講出自己的生命故事」。透過回憶的重組與分享，人生於是更有色彩。「『故事』是重要的文學手法，因為人們在交換生命經驗。」

「展覽廳」是文學人會被吸引的處所。首檔特展「二十歲，你好：作家的青年足跡」，展示的資料令人訝異於 1920 年代的臺灣文青，其實已很前進；他們已經吸取世

界的思潮活水、也面臨人生困境！每一個世代的 20 歲，都在時代的狂潮中擺盪，看他們思辨的咖啡廳、騷動的教室、前衛的編輯室，再到寧靜與喧囂的電腦螢幕……。文學同溫層不只可目睹熟悉的創作場，也闖進創作者的腦波。

「繆思苑」是特別的獨立宿舍，作為「作家駐村」之用。不妨想像沈浸在歷史建物之寫作氣場，駐村計畫第一檔主題是「瘟、末日、傳染」，作者可以一周至一個月的駐村期間，自由創作，偶而打開門與讀者直接交流，同一主題的不同駐村作者，將連成一串有趣的文學接力賽。

「文學厝」，是臺文館「大館帶小館」策略的心得交換所，提供全臺 35 個結盟的文學館舍之專業交流。這些館舍，早已在各地方服務文學人，例如高雄文學館、彰化賴和紀念館、宜蘭李榮春文學館……等，當然也需要專業培力，不論是館舍經營、活動舉行、文學活動策劃、專題討論等細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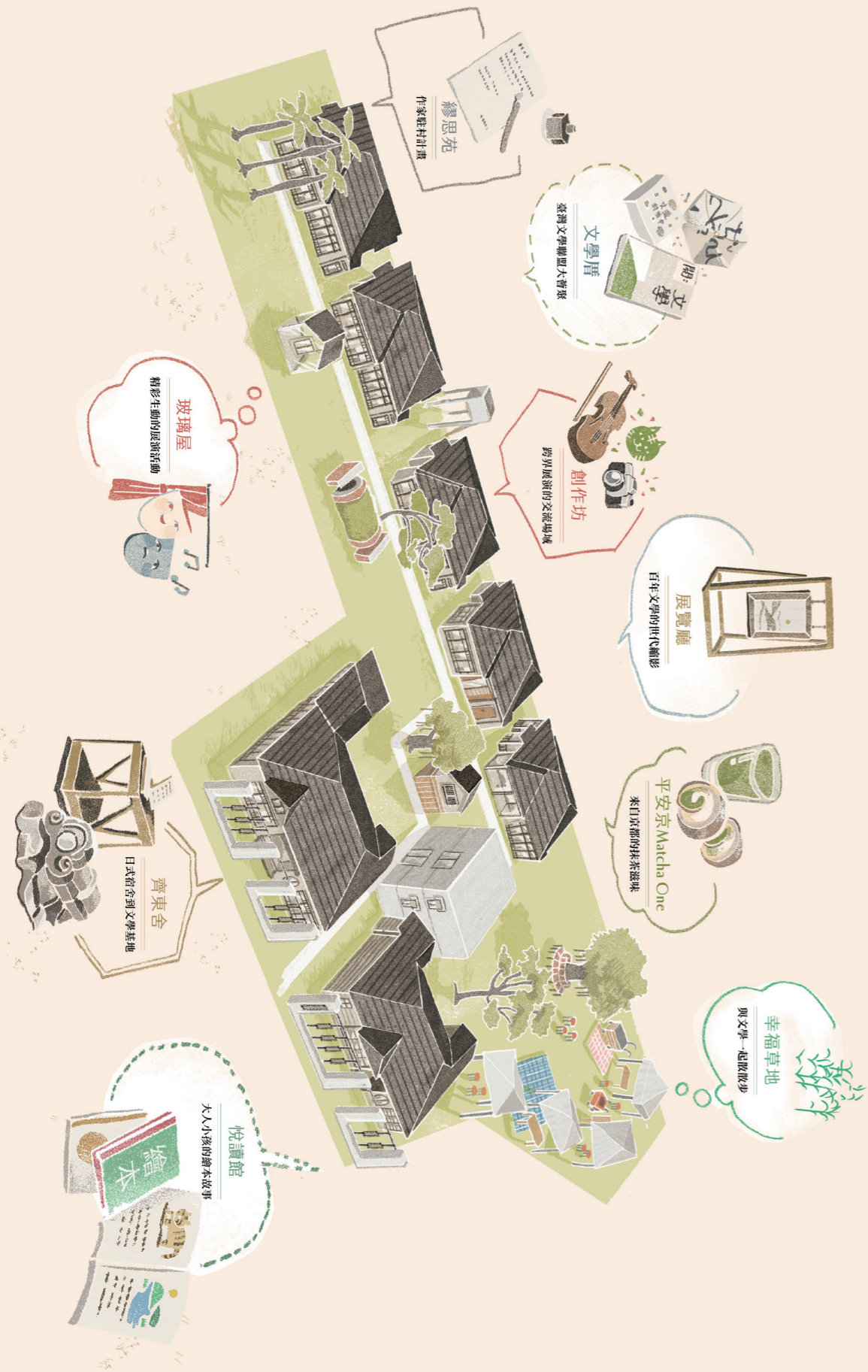
「創作坊」提供文學生產線的強大服務。蘇碩斌說，「不應該忌諱去承認文學就是商品，文學的販售營利是合法而且合理的事業，而且其中牽動很多參與者，包含編輯、作者、印刷、美編、行銷、讀者…，他們就是整個文學界。」

臺文基的開門，是臺灣文學館活力旺盛的具體展現。蘇碩斌期待，我們都將目睹文學最前線的迷人一面，成群的人因為文學而論述思想、傳遞動能、參與書寫，利用一篇篇的故事發展出一段段的未來文學史。



在建築師悉心的修復下，盡可能的保留時代的遺跡，看見歷史的進程。

臺灣文學基地全區有 7 棟歷史建築，是臺北市內最大日式宿舍群。



建築修復 書寫「歷史的未來」

——訪孫啟榕、許伯元建築師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as Writing for Historical Future

|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Text by 謝昀軒 (特約撰述)
Photography by 楊雅淳

臺灣文學基地前身的「日式宿舍群」為日治時代晚期的文官宿舍，戰後，國民政府沿用此區作為中央政府官員宿舍，基地內的歷史建築，2006 年正式劃入「臺北市中正區齊東街保存區及聚落風貌保存特定專用區」，由孫啟榕與許伯元兩位建築師先後完成分區修復。究竟建築師要如何透過修復，給予歷史新的生命，展開其當代意義，成為文學與生活的書寫場域呢？



許伯元 (左)、孫啟榕 (右)。

回顧齊東街日式宿舍群保存歷史，社區居民珍惜此地生態，希望保存老樹、維持既往的生活感，進而才意識保存老房子的重要性。當年，臺北市文化局正著手規劃日式宿舍及老樹保存，部分臺灣銀行管理的日式宿舍遭土地捐客收購、推毀，轉手賣給建設公司，開發起高樓。此一突發事件撼動市府與社區，成為雙方更堅定走向聚落保存重要的轉捩點。此後，臺北市文化局下令緊急加固歷史房舍，並於齊東街巷口設置保全岡亭（現保留於齊東街 53 巷 10 號日式宿舍旁綠地上），直接挺向前線管理，遏止其他日式宿舍遭遇破壞。

兩個建築師 兩種不同的修復觀點與實踐

2011 年，臺北市文化局委託孫啟榕優先修復保存狀況較為良好的濟南路二段 25、27 號日式宿舍，也就是臺文基的前身，同樣由臺文館 2014 年起營運的「齊東詩舍」。兩棟形式、尺寸相仿的歷史建築，考量未來作為公共場域，採取不同的修復策略：25 號單元秉持「最大保存、現地復原」原則，房舍原汁原味修復再現；27 號單元另依「維持舊觀、內部彈性」原則，保留既有建築構造與外觀，調整部分格局（如座敷下挖、揭開天花展示內層木構屋頂），成為更適合舉辦大眾活動的空間。

2015 年，臺北市文化局再委託許伯元修復齊東街 53 巷 2、4、6、8、10 號日式宿舍。這 5 棟日式宿舍尺寸較小，連成一排，當時的保存狀況幾乎瀕危。基此，修復計畫主要遵循兩個原則：一、保留居住痕跡，留存不同時期入住者的生活空間及文化特質，包括因應不同民族生活習慣而發生增建或改建的部分。二、盡可能修復、補強現場遺留的建築構造。針對佚失、坍塌而無法復原的部分，呼應過去的建築形式，適度引進玻璃、金屬等當代建材與修繕技術，將原本著重隱私的 5 件住宅，轉化為擁有通透感和多元用途的公共空間。

許伯元敘述，5 棟日式宿舍中，2 號單元因曾有棚架遮蓋保護、原樣保存最完整，修復為原貌；其餘 4、6、8、10 號單元，大致可見隨著門牌號碼漸增，修復後的空間型態也愈加透明開放。此外，利用日式宅邸靠近街道，前院小、後院大的特質，在 5

棟日式宿舍後方搭起木平臺與通用坡道，讓室內活動得以延展至戶外，也順勢處理設備管線和日式宿舍因架高而抬升的高度差。

兩位建築師表示，一般文化資產修繕時，若未確定進駐計畫，他們能做的是盡量留予建築最大使用彈性。如今，即將由臺文館啟動「臺灣文學基地」營運計畫，後續考驗設計者與經營者的，會是園區內的機能調配和空間管理。舉例來說，硬體方面，宿舍之間的連通或區隔設計，會影響園區內的開放時段與營運計畫。軟體方面，引述孫啟榕直言「歷史建築要好，需要靠週邊附屬設施支援它」。增設附屬空間構造有機會改善整體環境，收納服務設施，讓歷史建築內部不會過度負載；最重要的是，園區能挪出支援志工需求的空間（如休息、更衣、培訓的地方），才能更蓬勃地發展、累積、傳遞和延續基地內的文化能量。

為什麼要保存歷史建築？

確認文化資產的未來計畫，總是需要審慎調適又從長計議的漫長過程。那麼，追溯最根本的問題意識：「為什麼要保存歷史建築與日式宿舍？」



- 1 修復對建築師來說，常常比新建還辛苦，一磚一瓦都是努力。
- 2 原濟南路二段 25、27 號是保存相當完整的日式宿舍。從建築的式樣，就能知道，這是給階級相當高的公務員所居住的。
- 3 透過玻璃通透的使用，可以清楚的知道日式建築構成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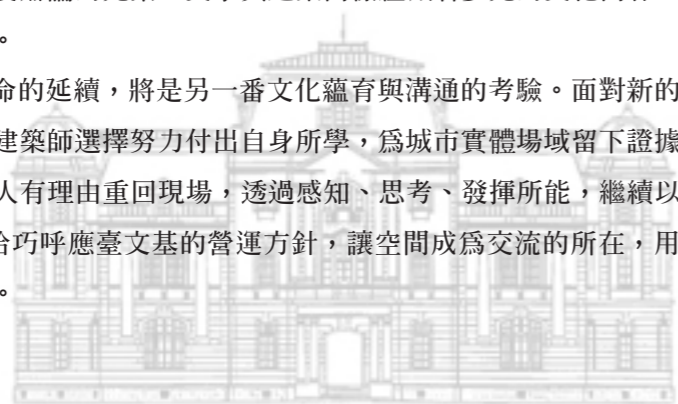
許伯元坦白地表示，早期許多觀念認為日式宿舍是沒有保存價值的。因其既非深宮大院、又無雕梁畫棟，建築本身存在即代表著日本人過去治理臺灣、在臺灣生活的歷史事實，加上工法相似、建築數量多，近一、二十年間日式宿舍已大量消失。

這些年來，日式宿舍保存後的發展，始終也是各方觀點爭論的核心。然而，「齊東街日式宿舍群」以聚落簇群的方式保存，幾乎為這一系列的辯證展示出另一種可能：不受限於單點建築物內部空間與歷史保存，群集保存的日式宿舍能保留其周遭場域的都市尺度感與生活氛圍，延續從日治時代、國民政府來臺至今疊加的故事與共同記憶。

孫啟榕補充，「建築，是不會說謊的歷史書寫」。建築留下的每道痕跡都在告訴修復者曾發生的事，而擁有建築技術的人總能鉅細考證、解讀疊合於建築上的歷史印記。事實上，努力爭取文化資產保存最深切的動機，除了如實呈現修復時發掘的實情，是孫啟榕建築師相信「傳承」的重要。他說，「文化資產是真正的時空膠囊，那些尚未解開的歷史謎題，當遇上有能力解密的年輕世代，非常有機會更進一步提出嶄新的歷史洞察。」

許伯元接著說，社會中這麼多元的意識形態，集結成臺灣。由臺灣文學館接手經營，確實是巧妙的安排，其中的挑戰，與建築師修復房子所面對的課題類似：既存（甚至疊加）的族群、意識與文化觀點，該如何以共融的方式呈現？比如，國立臺灣文學館集結清領、日治、戰後及當代的文學作品，共同展示在日式建築裡，其中就有許多大眾能感受同理或者深度辯論的元素。文學與建築同樣蘊藏著多元的文化內容，策畫本身即存有異質的衝突。

總體來說，建築生命的延續，將是另一番文化蘊育與溝通的考驗。面對新的社會結構、新的改變，兩位建築師選擇努力付出自身所學，為城市實體場域留下證據和空白，讓下一世代的年輕人有理由重回現場，透過感知、思考、發揮所能，繼續以行動書寫「歷史的未來」，恰巧呼應臺文基的營運方針，讓空間成為交流的所在，用不同形式的創作，書寫生活。



孫啟榕建築師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學士，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設計組碩士，現任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孫啟榕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建築改革社執筆。研究領域為都市設計、建築設計及理論研究。專長為環境規劃理論及實務、形象分析、規範理論及都市及建築設計實務操作，曾參與臺北市諸多老屋修復與文化資產保存案例。

許伯元建築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碩士，榮獲 2017 第 15 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現任許伯元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教授。長期投入古蹟修復與再利用工作，曾參與黃金博物館、四四南村、西門市場、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紅樓區、幸町日式宿舍「文房」案例，榮獲許多獎項。

|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出版人的理想與夢

The Ideal Dream of a Publisher



Text by 周得豪、侯欣妘、張琬琳（玉山社經營團隊）
Image by 臺灣文學基地

臺灣文學基地園區內一共有三個防空洞，插畫家高妍以此延伸，設計虛擬代言人——「齊齊」與「阿飛」在此相遇。

由臺灣文學館委託營運的臺灣文學基地（以下簡稱臺文基），是玉山社從圖書出版跨足文化場館經營的新里程碑。玉山社從 1995 年創立以來，便期許以出版的力量，發掘臺灣文化的美好。從出版到營運園區，結合文學和文化領域，以尊重臺文基既有的歷史、空間與特質為前提，玉山社將為臺文基帶來什麼樣的火花，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跨產業媒合的互動契機

接受臺文館委託營運的玉山社團隊，是以「臺灣文化」作為主軸，耕耘了 25 年的出版公司，在與眾多作家合作的過程中，深刻體認到本土創作者在書寫、出版上的艱辛與不易，甚至在千禧年之後，需要有更多的媒體曝光與對大眾的刺激，才能擴大展現出多元而豐富的臺灣文化精神與活力。而多年來跨界合作的經驗累積中，經過一次次與創作者、各級機關、團體交流，我們也構築了對臺文基——這個全新型態的文學場館的新期待，期許臺文基能串聯各個微型文化創意產業，成為讓不同世代的文學風貌、文化創意，都能呈現在社會大眾眼前的基地。

以「文學」催生臺灣文化力，打造共創交流的實質平臺

臺文基園區特別著重文學的「內容」，在科技日益創新、不斷加速於文化應用的國際趨勢下，以「文化內容」(Intellectual Property) 所驅動的文化產業，已成為各國展現文化競爭力的首要關鍵，尤其許多國家，大力投注資源於文化科技的創新研發，更重視文學文本的創作、改編、多元轉譯及跨界的整合，臺文基作為以「文學」催生臺灣文化力的基地，也在各領域青年工作者的共同激盪下，摸索出可能實踐的方向，除了因應 IP 產業的國際趨勢之外，更要以臺灣文學為出發點，積極關心當代社會的脈動。

數十年來，臺灣各地的文化園區、藝文館所已發展出一套相對成熟的運作機制，遍佈全臺的文學館家族，有紀念個別作家的主題館，也有各縣市地方政府設立的文學館和校內資料館等類型。而一個以提供交流平臺、培育文學創作，並連結跨界改編為



戰後票戲風氣旺盛，臺灣文學基地「悅讀館」也曾有在日式宿舍內排練京劇的記錄。

核心的綜合性園區，則在回應讀者、研究者與文學愛好者的企盼中應運而生。

全區修復完成的「臺灣文學基地」，在社區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下，累積了豐厚的在地故事與史料，而營運團隊也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少女「齊齊」與虎精「阿飛」的虛擬代言人，希望透過他們的視角，串起在地與文學故事之間的連結。此外，營運團隊也期許這個經由公民實踐而保存下來的場所，能充分發揮場域的開放性精神，讓園區不只是單向性的消費據點，而是結合創作、交流與分享的場所；並透過不同領域專業者對於文學文本的延伸再創造與跨界改編，為臺灣培養出更寬廣的閱讀市場，成為驅動臺灣價值影響力的重要關鍵。

轉換視角，與故事中的角色相遇

千百年來，從詩歌、戲劇、小說、散文、寓言等體裁，到報導文學、類型文學、古典主義、現代主義等多元類型和理念的融匯，文學養成的累積，讓大眾對諸多作者或作品，很容易產生直覺式的聯想。其中，文學作品中的「角色」更扮演了關鍵作用，立體化的角色塑造往往會代入時代性、情境感、思想與情感等各種刻畫，讓讀者沉浸在作品故事中。

因此，臺文基也設定了具代表性的虛擬代言人——「齊齊」與「阿飛」，藉由他們穿梭於時代與作品之間，翻轉我們習常的閱讀視角，以更立體、更全面、更直接的方式傳遞臺灣文學的感動。試想，當鄰家少女「齊齊」與虎精「阿飛」在臺灣文學史中飛躍，到達了作家創作的現場，對當時的時代環境發出探問。或是「齊齊」與「阿飛」攜手走入文學文本中，踏入作家創造的作品場景，與故事主人翁直接對話……。就像是每一個初識臺灣文學，雖產生濃厚興趣，卻又對歷史有些陌生、對文學充滿疑問的讀者。而臺文基將透過「齊齊」與「阿飛」的現身，讓臺灣文學的內涵，能更深刻的被認識，更直接的被觀察。

而由此觀點出發，未來在臺文基的展覽、作家駐村或跨界活動的規劃上，都會逐步導向讓虛擬角色更為鮮明、凸出，並藉由網路等數位平臺的傳播與經營，在吸引大眾目光的同時，更能引介文學及創作與閱讀的樂趣。

多元豐富的藝文場所，讓文學被更多人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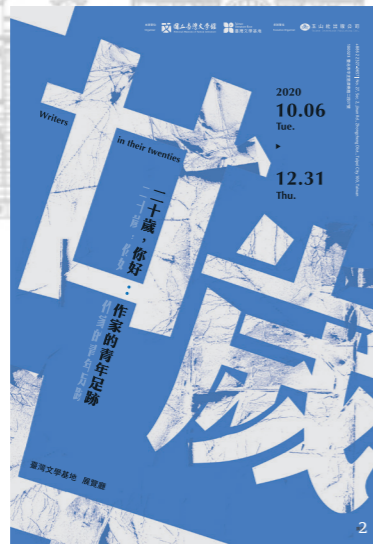
從「臺灣文學」出發，我們以支持創作、面向大眾的綜合性園區經營自許，規劃從主題特展、作家駐村與虛擬代言人為基礎，延伸出相呼應的系列活動，例如與「好好笑女孩劇團」合作的「青春讀劇」，與「佞可人生」雜誌合作的「熟齡青春期」等教

育推廣活動，即扣合著本年度的主題特展「二十歲，你好：作家的青年足跡」，藉由回望每個人 20 歲的青春歲月，引發對成長、聲音、影像、書寫等的自我發掘與想像。

另一方面，擅長從臺灣原創故事繪本改編成互動、遊戲兒童劇的「夾腳拖劇團」，也將定期於臺文基中以各種不同的藝術元素，將臺灣土地的故事與精神發揚光大。而「齊齊」與「阿飛」，則將透過培訓社區及志工的過程，設計導覽式環境劇場的演出，讓園區每個角落都是舞臺，跳脫臺文基只是「歷史場景的日式宿舍群」的既定印象，藉由述說彼此故事的同時，也聆聽不同的文學故事與觀點。

在文學創作與交流之間，臺文基透過駐村作家的申請、現地創作與實際入住的過程，來展現以書寫回應時事的企圖，每周由駐村作家規劃交流活動，讓讀者與創作者更直接地接觸與對話，並由此延伸出「他方·地方」與「聽·說·讀·寫」文學系列講座、讀書會與走讀等活動，讓華語、臺語、客語、原住民語和東南亞語系的創作者都在此匯聚，看見臺灣文學多元豐沛的包容性。

玉山社團隊營運管理臺文基的初衷，便是透過展覽、作家駐村、原生故事創作等活動，為培養臺灣文化參與和創作人才盡份心力。而場館的空間經營及系列活動的籌辦，除了彰顯臺文基的地景意義與歷史價值外，也在於以臺灣的原創文本為基礎，打造呼應當代社會脈動的文學創生平臺。最重要的是，在推動跨域交流、世代共好的目標下，運用各種線上、線下媒介活絡臺灣文學與臺文基之餘，也能與在地社區、社會團體與跨世代的創作者保持互動，進一步讓屬於公共的文學場館展現其社會責任，在臺灣文化的發展中，切實地承擔起支援、扶育的角色，並真正地回應每個文化產業的需求、回饋每個重視臺灣文化發展的目光。



- 1 臺灣文學將如何與日式建築相遇？臺文基常設展「不願被消失：日式宿舍到文學基地」將帶您領略其中奧秘。
- 2 特展「二十歲，你好：作家的青年足跡」，藉由回望每個人 20 歲的青春歲月，引發對成長、聲音、影像、書寫等的自我發掘與想像。

作家駐村， 創造靈光

|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Residency for Writers in Taiwan Literature Base

Text by 溫席昕 (玉山社經營團隊)
Image by 臺灣文學基地

甫落成的臺灣文學基地（以下簡稱臺文基），恍如將時空凝結在 1940 年代的戰爭期以前，屋舍儼然，草木扶疏，歲月未曾在此留下痕跡，連棟的官舍在臺北市內勾勒出一方迷你村落——「駐村」靈光於是閃現——此即臺文基構築「作家駐村」的起點。



在「駐」與「住」之間

始於 1967 年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 (IWP)，或許是我們認識「作家駐村」的原型。由作家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 (Paul Engle) 創辦的國際寫作計畫 (或稱國際寫作班)，每年廣邀世界各地的作家訪美，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創作與交流，作家們在愛荷華停留的期間，也不單只是寫作，還得參與討論會、朗讀會等，並與其他作家交換寫作心得及相關見聞。

雖未以「駐村」為名，但作家們因國際寫作計畫的邀請而獲得一段「住」到他方 (或許能回望地方) 的特別經歷，即成為我們思考「作家駐村」的根據。參與的作家們，不僅體驗了空間上的移動、文化上的撞擊，世界的樣貌、文學的意義也隨之發生變化，亦在創作中留下痕跡。同時文學養分則又回流到了駐村當地，成了一種有機的循環。

由此可見，「住」應是「駐」的必要條件。近年臺灣藝術進駐已蔚為風氣，鼓勵以現地創作的方式連結「在地」，讓不同文化之間有了相互刺激的機會。文字創作方面，除旅外駐村之外，國內多以「駐校」、「駐館」、「駐版」等形式，轉化作家們與空間、與讀者的對話方式。文字創作的交流因有賴翻譯而別具門檻，故國立臺灣文學館自 2019 年起也辦理譯者駐村計畫，邀請各國譯者旅臺小住，期待透過譯者的眼睛，開啟各國讀者的臺灣文學新視窗。而待至 2020 年，臺文基則更進一步地將歷史建築提供給寫作者居住，在與文學、空間及讀者的對話之間，又增加了歷史斧鑿的刻痕。

繆思降臨：在創作與交流之間

寫作常是孤獨的，而交流勢必是雙向的。臺灣文學館特地将這棟等待入住的日式房舍命名為「繆思苑」，是期許，更是祝福，祝福來到臺文基的作家們，都能迸發出豐沛的創作能量。而「作家駐村」中另一項珍貴的經驗：交流，則邀請入住的作家們自行規劃，在駐村期間的周末，不限形式的與讀者互動。此設計並非仰賴作家為臺文基舉辦活動，而是希望藉由多元的互動方式，傳達出一個堅定的訊息，即每周末在臺文基都有與創作者對話的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臺文基特別在每季徵選時設定「寫作主題」，不僅展現以文學回應時事、思潮的企圖，也嘗試讓作家之間、作家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交流成為可能。以 2020 年首季駐村徵選為例，當不同國籍、不同生命背景、不同文學養成的作家，以共同的寫作主題「瘟、末日、傳染」進行不同文類的創作時，作家們將對於文字、對於文學創作乃至於藝術跨界產生何種想像呢？臺文基今已完成首季駐村作家的評選，並將於 10 月初迎接首位入住的創作者——傅凱羚，她將如何於小說創作中展現寫作主題，又將如何轉化這段駐村經驗呢？敬請讀者與我們一起期待。

在齊東老屋， 感受氤氳的 酒香茶綠

Matcha One at Taiwan Literature Base

- |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 |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Text by 周耀俊 (特約撰述)
Image by Matcha One

如同臺灣文學基地的願景，是連結人們與文學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在這難得的臺北幽靜和文藝之地，如果能有詩歌佐茶，讓愛好文學的人可以坐下來，飲抹茶和啜飲小酒，分享彼此生命經驗的場域，那將是最美好的經驗。曾赴京都拜師學茶道的平安京茶事 / Matcha One 創辦人蘇崇文 (Kevin)，即將把他多年尋覓京都的茶旅感動，帶到臺灣文學基地。

10年前的某天，平安京茶事創辦人蘇崇文端坐在幽閑禁語的四疊半茶室，細細觀察亭主掬水、刷茶、奉茶，接著自己小心翼翼地捧碗、吸啜那綿密的濃綠茶湯。久違的寧靜，讓 Kevin 潸然淚下，蒙塵的心微微透亮、美學魂也悄悄甦醒。宇治品茶的悸動，從此在他腦海盤旋不去，先後在臺北成立「平安京茶事」和永康街「Matcha One」兩間日式抹茶專門店。

兩個舞臺，搬演京抹茶的兩套劇本

暖簾、石燈籠、紅傘……，2014年開張的平安京茶事，以原汁原味的京都風情搭配精緻抹茶蛋糕捲、抹茶千層等經典茶食。而後落腳永康街的新品牌「Matcha One」，改採明亮極簡的室內裝潢，用更親民的價格鎖定年輕客群。兩間店主打日本頂級抹茶：平安京茶事使用來自宇治、甘味明顯、曾獲超過20次全日本茶品評大會第一名的「丸久小山園」；定位較年輕的「Matcha One」，除了蛋糕捲外，則採用茶味更濃郁、尾韻突出的青農品牌 Obubu。

一場巧遇，激發齊東街的「共榮」願景

Kevin 萌生返臺開茶店的構想時，茶道師父曾建議他考慮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建築。他曾造訪過臺北青田街周邊、甚至是修復前的臺南林百貨等地，但動輒驚人修繕費讓他卻步。直到去年夏天，某日來到濟南路二段某間餐酒館參與聚會。眼尖的他發現，馬路對面居然矗立著兩間精巧的日式建築，正是轉型前的齊東詩舍。專程查訪後更驚喜地發現，後方腹地廣大、修繕完成的日式建築聚落即將開放招商！他大膽提出與文學基地其他館舍「共生共榮」的概念，希望串連文學與日本茶道活動、引介日本藝術家駐村等願景，終於脫穎而出一舉奪下餐飲經營權，終償夙願。

想像一座時光交疊的抹茶茶酒館

針對臺灣文學基地的分店，Kevin 預計將延伸「Matcha One」的品牌概念，打造一個既新潮又復古的茶酒館。雖然老房子的格局和設備限制仍讓他傷透腦筋，但他興奮地說，新店除了擺放大正、昭和風味的復古物件，更特別的是「Dessert Bar」，客人將親眼看到師傅現作甜點。餐點同樣令人期待：菜單少不了「Matcha One」經典和季節品項，但 Kevin 將憑藉過去專研美酒的知識，額外提供葡萄酒、調酒、香檳等酒來搭配抹茶點心。品茶器皿也將全面升級，例如最頂級的茶碗黑樂燒。今秋，一個古今交匯、茶酒相融的齊東街「Matcha One」，即將如文學擦撞出創意火花。

走訪文學地帶—— 拾藏： 臺灣文學物語特展

- | 臺灣文學基地新登場
- | Taiwan Literature Base
Grand Opening

NMTL's Archive Select Exhibition



文學轉譯是我們的工作

Text by 楚然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適逢疫情來襲，原定在文博會舉辦的「拾藏：臺灣文學物語特展」，即將在臺灣文學基地和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開展。

爲什麼要轉譯文學藏品？

藏品曾經伴隨作家左右，造就藏品獨一無二的特質。利用藏品，人們可以想像、感受作家所思所感。如何讓民眾更加理解藏品的意義，是文學轉譯要做的事情。譬如，當轉譯作者看到作家喜愛的背心時，會仔細觀察背心的樣貌，縫補、脫線等線索，都可能是一則故事的起點。從這些線索出現，轉譯作者開始想像，寫下一篇篇轉譯故事。一個脫落的線頭，就是故事開端。

收納臺灣文學

將學院裡的知識轉化成平易近人的語言，補足藏品背後的知識，是臺文館推出「拾藏：臺灣文學物語」努力的目標。有些藏品的文學史背景看似平淡，但在作者筆下，就擁有重新認識的可能。讓文學知識變得簡單易懂，不是減少知識的密度，而是用文學技巧，讓民眾更能理解文學。

轉譯不是簡化，是開發文學的多種可能。

這次實體概念展，是新的嘗試。過去的轉譯是從藏品概念發想，寫出轉譯故事。展覽則是將概念具體化，因此我們選擇琥珀作爲意象，並且仔細閱讀每一篇轉譯故事，從中提煉出七個關鍵字：選擇、匯流、倖存、冒險、交界、出口、我們。這些關鍵字，也是拾藏團隊面對現代社會情境，所做出的思考。譬如，「我們」是不同族群一起凝聚共識，「冒險」則是面對未知的勇氣。剩下關鍵字的意義，有待大家前去體驗。

臺文館致力讓藏品走入日常，透過強調關鍵字的用意，是希望能引發共鳴及討論，與大眾分享及共構對文學的無限可能。不同時代、不同思想的人，看到轉譯故事會有不同的想法。藏品的意義不只存在過去，還要走向未來。



臺文館拾藏團隊從「洪炎秋長年使用的背心」（洪小如捐贈）脫落的線頭等線索發想爲故事。



臺文館典藏開發之商品。

這次實體概念展總共分三個區塊，第一區塊是以琥珀做策展概念，琥珀將植物封存其中，像是封存藏品意義的關鍵字，讓民眾觀看，進一步思考。第二區塊是介紹文學轉譯的流程，藏品是引發靈感的泉源，但要讓故事成形還需要更多的素材。臺文館拾藏團隊寫下藏品轉譯的過程，理解轉譯故事背後的「故事」。第三區塊則讓民眾嘗試文學轉譯，試著將自己看完展的心情，提筆寫下，並留在現場，分享給下一位同好；同時現場也會擺放從藏品開發的商品：「本部新生」本部名片夾、新生筆記簿和〈真跡〉鋼筆、「日常測候」三把傘。歡迎大家拿起手機，線上選購喜歡的商品，讓藏品成爲生活日常。

逛完展覽，我們雲端見

喜歡實體概念展的朋友，如果希望回味看展的感動，臺文館也同步推出線上展。利用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文學拾藏，讓民眾與朋友分享臺灣文學。從藏品到故事，再從故事分別衍生實體展跟網路。「拾藏」不斷運用文學藏品，擴充、實踐文學的可能性。我們希望藉由商品、故事和網路體驗，達成我們的目標：讓文學豐富你的日常。

從關鍵字到藏品故事，我們希望有更多人理解藏品背後的喜怒哀樂，並且想出創新的點子。爲了能讓文學貼近我們，拾藏團隊未來也會有許多嘗試。歡迎拜訪臺灣文學基地跟網站，和臺文館一起探索臺灣文學的世界吧！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線上展

另一種文學

Alternative Literature

- 紙上博物館
Museum on Paper
- 典藏再現
Collection
- 捐贈芳名錄
Donors List
- 文學筆記
On Notes
- 拾藏物語 03
NTML's Archive Select

高手過招 「不服來戰—— 臺灣文學論爭特展」 策展碎碎念

| 紙上博物館

The Polemic of Taiwan Literature: A Curatorial Comment

| Museum on Paper



Text by 羅聿倫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對於臺灣文學的本質及未來，他們殫精竭慮，看得既深且遠，他們必須使出渾身解數，運籌帷幄，就像高手對奕，攻城掠地，不得不全盤考慮。只因他們彼此所望向的遠方，並不是同一個遠方。

不服？來戰！

人類可以爲了任何事吵架。小至牙膏從哪一頭擠，大至國家政策辯論，只要對方跟我想的不一樣，戰事可以一觸即發，讓人欲罷不能，市井廟堂如此，文壇江湖亦然。

「不服來戰」，網路流行語，是一種傲視一切的態度，「你不服？那就來戰來辯啊！」既是論戰，必有開戰的那一方，爲了快速理解雙方的攻防順序及論述邏輯，我們在展場中將開戰方設定爲橘色的「來戰」隊，回應方設爲綠色的「不服」隊。觀眾可以隨著自己的步伐及路線，迅速進入熱點對話區，並且在精心節選的摘句中，體會到文人雙方的對話，「一直都很溫熱」。

每一回論戰，都像高手對奕

文人筆戰看似文雅，但內心其實早已情志失調，思緒如波濤般洶湧，有千言萬語必須傾瀉而出。對於臺灣文學的本質及未來，他們殫精竭慮，看得既深且遠，他們必須使出渾身解數，運籌帷幄，就像高手對奕，攻城掠地，不得不全盤考慮。

因此，當觀眾走入展場，映入眼簾的第一個場景就是長寬各 6 公尺的巨型方格棋盤。散落在方格內的象棋、西洋棋及將棋，有的看似誤入別盤棋局，有的則是逼視著對方。這種看似錯亂的處境，與知識份子之間的攻防辯論及對峙態勢或有神似之處，但也期待觀眾能實際體會，臺灣一直以來處於多族群文化交融混雜的不爭事實。

吵架爲哪樁？價值，還是信仰

有一種論戰，戰的是價值、真理和信仰，抒的是民族之情，言的是文學之志。從 1920 年代日治時期伊始，新舊文學論戰、臺灣話文論戰、糞寫實主義論戰、橋副刊論戰、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邊疆文學論戰……，一直到 2017 年的文白之爭，這個橫跨百年的文學運動，就像一場接力馬拉松，深刻劃劃了當代知識份子對於語言使用、國族認同，以及文學理論的分析見解。

拿「臺灣話文論戰」來說，它其實是一場承襲「我手寫我口」精神的臺灣話文建設運動，也就是希望臺灣人在用「菜頭」這個發音來指涉一種我們日常食用的白色或青色十字花科根莖類作物的時候，在書寫上也應該用「菜頭」二字取代「蘿蔔」。因爲當時聽得懂「蘿蔔」的臺灣人真的不多，就像我們有陣子也聽不太懂中國的「土豆」就是馬鈴薯那樣。

還是很難想像 90 年前的文人及知識份子為何要為「應該用何種文字創作」而奮戰嗎？那就轉開電視看看衛福部「防堵疫情『破口』」的新聞標題，或是欣賞花東路邊「『很慢的』釋迦」招牌；還可以點進 YouTube 聆聽徐佳瑩的「喔伊細」……我們已經來到一個俯拾皆是普通話、臺語、日語、客語、國語、英語等多語並行的今日，我們現在大量使用的外來語、音近字或是同音字，都是前人力圖捍衛「語言文字」再現情感、時代、地域生活的絕佳證明。我們當然也可以繼續戰下去，是否全盤接受所有外來語？還是要對其中的「語言意識形態」保持敏銳感受？無論如何，這些爭辯的過程都將作為一種與時俱進，以及忠實記錄時代轉折接續的象徵，也是本展亟欲傳達的重要精神。

所以，我們重返聲音現場

因此，在「重返聲音現場」單元現場的八坪大空間裡，你聽到的不是文人振筆疾書當下的紙筆沙沙作響聲，而是這些鏗鏘有力的字句，透過觀眾的嘴巴，化為聲音，迴盪在漆黑而熱鬧的空間裡。

這些聲音是什麼呢？是諸多文人在不同議題中的不同見解。但是在這個單元裡，我們換一種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用「新歡與舊愛」、「蘿蔔菜頭各有所好」、「向左走向右走」、「浪漫與現實之間」、「凡事總有第 3 次」、「現在進行式」等語句，以及酷炫的動畫短片，「包裝」這些學術性質濃厚的論戰名稱，讓甫從（論）戰（現）場走出來的觀眾喘一口氣，大腦也重新開機，換個角度重新再戰（天啊）。至於是對應那些論爭，就請觀眾直接進展場一探究竟。

我們也發現，有時候自己的觀點是會自相矛盾的，並非從頭到尾一致。例如，我可能認同「舌尖與筆尖應該要合一」，但其實也無法忘情「文言文的精鍊與美好」。為了揭開這個殘酷的事實，我們設計了兩階層式的題型，透過簡潔明瞭的互動問答，引導觀眾釐清不同論戰立場及觀點，並運用語音辨識技術及程式編寫，邀請觀眾用自己的聲音說出答案。裝置會將收受到的特定關鍵字及人名，最後轉化為特定圖像，讓觀眾體驗「成為一位論爭者」的身份，回到熱烈思辨的當下，感受「真理越辯越明」或是「我真的是矛盾綜合體呢」的論爭現場。

不服來戰——臺灣文學論爭特展

時間：2020 年 8 月 27 日至 2021 年 4 月 4 日

地點：本館展覽室 D

組隊前，先來張合照吧！蒐集你的作家隊友

「所有文學論戰，都是理念之爭。而理念，則是作家落筆時的指針，決定他將寫出怎樣的作品，也決定他屬於什麼流派，成為誰的隊友。」

在展覽最後，我們請觀眾想像自己是一位作家，從觸控螢幕上的五道簡答題，依序點選出接近自己理念的選項。這五道題目跟展場裡的「戰語言」、「戰身份」、「戰西化」、「戰鄉土」、「戰課綱」主題互為呼應，由於觀眾對於論戰內容的來龍去脈已經了然於心，因此可以將這個互動視之為觀展後的「複習」。最後，組出屬於你自己的文學陣營！

曾經相濡以沫，又怎捨得相忘於江湖

想法的交換與溝通或許不必以吵架的方式呈現，但是，吵架一定是因為想法不一樣。我們用 100 多坪的空間，打造出 5 座實景、9 場重要論戰、10 位等待蒐集的作家隊友、24 部語音辨識科技微短片，誠摯邀請觀眾與我們一起回顧過去一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大小論爭事件，以及他們為了說服對方所提出的每一個論點。或許他們彼此所望向的遠方，並不是同一個遠方，但他們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承載著深刻的思想。



1 將詩句跳脫平面，以裝置呈現，提供不一樣的視角。

2 在展覽「重返聲音現場」科技互動裝置單元中，邀請讓觀眾對著麥克風，說出投影牆上最讓你感興趣的一個議題，並用朗讀字句的方式進行互動。唸出最認同的內容，最終找出在文壇上屬於你的位置。

資深作家 影音記錄—— 一塊臺灣文學史的 拼圖

——訪導演鄭宇捷

| 紙上博物館

Director Yu-Chieh Cheng Interview: A Video Project to Showcase Senior Taiwanese Writers

| Museum on Paper

Text by 趙慶華（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文館於 2018 年起啟動「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以資深前輩作家為對象，針對其生命歷程與文學創作生涯進行口述訪談及影音錄製，2 年來已陸續拍攝 6 位作家：蓉子、黃貴潮、林立、張默、林宗源、朵思，除靜態講述寫作生涯與豐富的生命歷程，親臨作家個人重要生命史現場，也將作家重要文物、手稿等影像入境。本文訪問擔任拍攝重任的鄭宇捷導演，分享與不同背景、不同創作文類的資深作家們從爬梳作品到接觸、訪談，到拍攝、剪輯、後製的獨特經驗，共同尋找臺灣文學史的拼圖。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裱框書法對聯：「宗開臺灣文學史，源出鯤島詩詞情」，接著，樂音揚起，鏡頭緩緩移動，老邁的男聲用臺語開講：「我出生的時候，是在 1935 年 4 月 16，我出生在和平街，右手邊是看西街基督教會……。」畫面中的影像則是從街道上踽踽獨行的皮鞋、以仰視的角度捕捉其側影，再到終於將其面容展現在觀者眼前——高齡 85 歲的前輩作家、臺語詩人林宗源，是影片《番薯仔 ê 詩情》的主角，也是臺文館自 2018 年啟動「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以來的拍攝對象之一。

用鏡頭讓作家講自己的話

「資深作家影音錄製計畫」，顧名思義，是透過影像、聲音的攝錄，留下作家的身影；以口述訪談的方式，請作家談他們的人生軌跡、也談他們的文學理念與創作情懷。希望循此建構的，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生命史，同時也是尚未完成的「臺灣文學史」拼圖當中，得以填補某些佚失的補白。兩年來，陸續拍了 6 位作家；在這一路上走來的過程中，鄭宇捷導演作為臺文館和作家之間的橋樑，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的鄭宇捷，拍攝具帶有自傳性質的「私電影」、為高雄印尼移工組成的樂隊拍過紀錄片；由於受到日本「311 事件」影響，開始關注臺灣的工業廢墟問題，因而產製了探討生態環境議題的作品；帶有鮮明反核立場與原住民族關懷的《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臺上》，則獲得了第一屆 MATA 獎（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競賽）等多項殊榮。這樣一位創作面向豐富多元的紀錄片導演，她坦言自己喜歡實驗性較強的影像，然而當鏡頭對準臺灣文學與作家，她選擇極度節制地壓抑個人化的語言和色彩，「我要做的是讓作家透過我的鏡頭講自己的話、表現他自己的個性、文風，我不編排作家沒有做的事、沒有去過的地方，我希望每一部影片都是屬於作家而不是導演的。」



詩人蓉子。

事實上，這並不是鄭宇捷第一次拍作家——早些年，她便曾為臺文館的「臺灣文學獎」拍過各文類得獎者影片，就是那種在頒獎典禮現場播映，片長兩分鐘左右的極短片。回想當時的經驗，她說，從得獎名單揭曉到典禮舉辦，拍片的準備期非常短，「我們的動作和反應必須很迅速」。有點像隨堂考試吧，充滿即興創作的樂趣，但沒什麼特別困難的地方，「因為」，她的看法饒富深意，「得獎作家們通常正處於創作的高峰期，關於自己的作品，可能已經講過很多次了，所以我可以配合這些狀況來設定情境，讓他們多半能侃侃而談，很順暢地融入影片。」不過，拍攝意興風發、正值盛年的少壯作家，與面對遲暮之年的前輩作家，恐怕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緒與情狀。

2018年，臺文館完成詩人蓉子（1928—）、阿美族作家 Lifok 'Oteng（黃貴潮，1932—2019）、兒童文學作家林立（1933—）的身影紀錄；2019年，則是詩人張默（1930—）、林宗源（1935—）和朵思（1939—）——這幾位作家的族群身分、性別、創作文類、語言等，都有若干差異，但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通點，就是行過漫長的人生之旅和文學之路，累積了豐厚的閱歷見聞，自有挖掘不完的寶藏；然而，進入耄耋之齡，卻也不可諱言的在體力、記憶、思緒或表達能力等各方面，都有若干程度的衰退不濟，當然也就為拍攝工作增加了難度和挑戰。

至今仍與阿嬤同住的鄭宇捷說，她很能體會老人家身體和心理的變化，所以跟每位老作家第一次見面，一定先設法了解他們日常生活的作息，例如早睡還是晚睡、早起還是晚起，唯有先掌握這些細節，才能挑選到他們思慮清晰、談興順暢的時間點，也才知道要怎麼安排拍攝節奏。「一位8、90歲的老人家，不用像演講或回答申論題那樣長篇大論，我們可以把一個大題目拆解為小題組，讓他有餘裕說得簡單卻清楚。」一旦話語開始重複，「那通常表示他累了」，這時就必須讓作家休息。



原住民作家黃貴潮。



兒童文學作家林立。



詩人張默。

受限於時間和經費，這不是一個可以讓工作團隊長時間蹲點，花個3、5年才完成的「大製作」；說起來，不免帶有一絲遺憾，擔心我們是否遺漏了什麼、或錯過了什麼。導演說，「遺憾」是一定的，無論花多少時間，一定會有沒拍到的東西，「拍到的固然珍貴，但是會在我們心裡纏繞不休的，其實正是那個『遺憾』。」決定影片好壞的關鍵，其實不在於拍攝時間的長短，重要的是有沒有盡最大的努力，讓作家晚年熟成的面貌，以充滿敬意與尊嚴的方式，呈現在觀者眼前。

素材收集的過程 滿滿感動

例如戰後本土第一位女性兒童文學創作者林立，這位說故事高手在臺灣文壇一直沒受到太大矚目，可能因為她不是職業作家，所以媒體的報導不多。但實際訪談接觸之後，導演卻驚喜地發現，林立其實就是自己的資料庫，「她把自己的資料收集得非常齊全，從小學時『出版』第一本書開始，上頭還有自己繪製的出版社 logo……。」成為母親之後，林立寫兒童故事，為的是給一雙兒女看；幾大箱的紙本資料裡，塵封著年輕時的日記、育兒手札、俳句創作……，因為此次拍攝，終於得以素樸地出土。最令鄭宇捷感動的是，在林立偶有因記憶力退化而無法回應講述的片刻，作為媽媽過去的小讀者，女兒李若庸稱職地扮演起「提詞者」的角色，「她協助媽媽及我們，把這位資深作家的面貌完整地建立起來」，那種感覺，就好像大家共同尋找一塊臺灣文學的拼圖，「我非常滿足並享受這個過程」。

還有在影片完成第二年便因病過世的黃貴潮。鄭宇捷認為，這位長期蟄居在臺東的阿美族作家，絕對值得臺灣文學和文化界更慎重的認識和對待；包括他的攝影作品、涵蓋漫長一生的日記、阿美族音樂歌謠的採集記錄，「在短暫的拍攝期間，我們很幸運地陪伴他回到故鄉宜灣部落，探望許久不見的表姊、還有年輕時曾經待過的宜灣天主堂、聽他彈奏口簧琴……，為他留下人生最後階段的影像。」如果這些影像可以引導有心人透徹鑽研黃貴潮一生所累積的文化果實，「我想那應該就是這個計畫最深刻的意義和價值了吧！」

用影像來為文學作長照

雖然影像和文字是不同的載體，但同為「創作者」的身分，讓鄭宇捷更能感知前輩作家的內在世界。「所謂的創作者其實就是，拚了命地絞盡腦汁、用自己的生命選擇一個能夠打動他的媒材，把他的所見所聞加以演繹轉化。我要找的，就是讓他們心靈發光的那個『精神力』。」另一方面，由於她對於此刻臺灣需要的文化力有充分的認知，因此除了製作一部作家的傳記影片之外，她更在意的是前端的母片素材可以怎麼為研究者或有興趣者運用；故而彙整了所有的訪談逐字稿、並有系統地建立影像檔案，為的就是讓臺文館未來可以便利地開放這些資料。

回顧這幾年的歷程，導演說，剛開始或許確實對作家構成一種「打擾」，但「作伙」久了，就成為溫暖的陪伴。「我覺得我們在做的有點像是文學界的『長照服務』，其實也不過就是丟一顆文學的石頭，激盪起他們人生後面十幾年可能都沒有再觸碰的漣漪，透過聊天、訪問、回顧，跟著老作家看以前的照片、談他們或許自己也都遺忘了的作品。」用這樣的方式介入，然後離開，即使往後斷了聯繫，相信彼此都不會有遺憾。



詩人林宗源。



詩人朵思。



- 1 為了讓故事和畫面更加立體，拍攝團隊進入作家的工作場域拍攝，此為黃貴潮的寫作與閱讀空間。
2 工作團隊在林立家客廳，與她一起看老照片回憶過往時光。



「資深作家身影」哪裡看？



鄭宇捷導演

1980年生，臺南市人，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畢業，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創作專注在影音交錯與攝影機運動之實驗性，關心議題包含外籍移工、原住民、性別、環境、宗教等。作品有《行李》、《壞掉影片》、《蘭嶼鄉·朗島村·女人涼臺上》、《普度》、《壞掉一遍》、《困難的愛》。曾獲得南方影展新銳導演獎、金穗獎學生組最佳剪接獎、教育部 MATA 原住民數位影像大賽金獎、世安美學基金會作品獎助。

筆耕擊鍵之 文學九倍券

—— 2020 臺灣文學創作獎評審側寫

| 文學筆記

2020 Creative Awards of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 Comments from Juries

| On Notes



Text by 張信吉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得獎者合影 (左起) 馮勃棣、杜信龍、陳正雄、林連鐘、傅素春、張捷明、林彭榮、邱立仁、程廷、陳宏志。

一次做足做滿，多文類多語群同臺競逐「2020 臺灣文學獎創作獎」終焉謝幕，當代筆耕擊鍵的書寫好手透過這個平臺上場，也為臺灣文學積材添薪，過程所見端倪，錄為未來的進階。

文學九倍券：三種母語 × 三種文類

2008 年臺文館推出本土母語文學展，同年在臺灣文學獎項下開辦本土母語創作獎。本展和本獎是行政慣性之外零星思考的結晶，主要著眼於臺文館的文學詮釋，但是挹助的經費與業務執行層面本有其能量的制約，因此決定先以臺語、客語、原民語依照語言群落序別輪辦；並在文學 3 大文類小說、新詩、散文夾入並輪。其中原住民有十餘種語言，實務難寫難評，折衷以原住民漢語、原住民華語文學來進行推廣。實言之，要完整辦完本土母語文學需要 9 個年度，始能滿足「小周天」功夫。這樣用心計較於母語文學的推廣，終於在 2020 年一次實踐，正巧今年新冠病毒威脅健康與經濟成長，行政院推出三倍券，而「文學九倍券」具有本館歷年擊劃母語文學創作的成長軌跡。今年 4 場創作類的複決審會議，由 20 位評審共同為筆耕擊鍵的當代書寫者盡一份心力。

劇本創作 潛藏軟實力

劇本評審會議在 7 月 9 日舉行，評審委員有林于湘、耿一偉、鄭芳婷、劉建幗、黎煥雄，由黎煥雄受推擔任主席。

劇本創作獎早在 2005 年即有，但並沒有每年頒出，得獎作品也囿於現實環境，沒有每次搬上舞臺。劇本寫作被視為文學的一環，本館長期的徵獎規範訂為現代舞臺劇，以華語或本土母語書寫，且須能搬上舞臺演出 70 分鐘。劇本創作者甚少有以母語書寫的投稿者，劇本主要是語言或對話的建構，歷屆大多劇作在對話經營或記錄人物的說話方式上，較少有自覺性的處理。有的僅僅是隻字片語「模仿式的對話」，且以零星的臺語居多。當然這是當代普遍的文化困境！然而，如果投稿者能勝出語言的異化和母語流失的挑戰，得獎的機會更大。人物的語言情境和語意世界營造，更屬高難度的自覺了。2020 年劇本的投稿量有成長，顯見劇本寫作有固定的小眾人口，透過徵獎可以慘澹維持熱度。本屆甚少實驗性文本，重視敘事技巧、題材內容的投稿較吃香，投稿 22 件較去年多 7 件。入圍 3 部分別是：《竹蜻蜓》筆法充滿童趣，故事帶出大歷史的細末；《沈默是今 Cut Out》筆法熟練，結構工整，舞臺映像令評審印象深刻；《蘑菇》彷彿狂想曲有些後現代都市傳說意味，筆者深具藝術創造力，可以預想後勁無窮。尤其人物的性靈竟有詩性形象，頗有哲學味。《蘑菇》的優點多元，最後獲得評審一致青睞，為今年劇本創作獎。

客語文學正確書寫是基礎

客語文學創作獎評審會議在7月15日舉行。評審委員有何石松、劉慧真、張典婉、黃山高、黃菊芳，何石松膺任主席。

客語文學三種文類僅有22件投稿，透漏了客語文學創作的困難。5位評審多以鼓勵客語推廣為初步擇稿要件，因此選出較多入圍作品，其中有：新詩〈紅紅个瀾濃——敬文人鍾理和〉、〈無·在〉、〈三十七禮拜个徽章〉、〈放生桃花源〉，散文〈兩分地〉，小說〈1945.問仙〉、〈啞伯个田〉、〈撞走〉、〈馬仔山下个秘密〉、〈阿滿〉，合計10篇。在最後的決審階段，評審認為今年的散文創作並不突出，因此創作獎從缺並依簡章規定流用於小說。今年的客語文學創作獎由小說〈1945.問仙〉、〈啞伯个田〉以及新詩〈無·在〉掄元。

綜合評審的看法，沒有獲獎的作品普遍有客語字詞誤植或誤用情形，如果通過這項語言書寫能力的考驗，就容易出線。一旦留心於文學感動人心的經營，並將作品推到語言藝術層次，就離得獎不遠。

臺語文學創作量多

臺語文學創作獎評審會議在7月16日舉行。評審委員有宋澤萊、王昭華、陳金順、丁鳳珍、胡長松，評審們公推宋澤萊綜理會議的進行。本屆臺語文學創作，包括詩、散文、小說共收到52件，反映臺語創作的力度。

臺語和客語一樣，雖然有教育部公布的參考字，但文學書寫視這些參考為來源之一，不會形成比賽的制約，母語的文學書寫與文學評斷都深具挑戰。從投稿的質與量觀察，臺語界是蓬勃的。言之有物，閱讀流暢並展現作品的文學性質，這樣的稿件多能取得桂冠入門票。書寫者因時因事因故有傳說而書寫，如果只是摹寫與紀錄，就難以在競逐中進階。評審們認為今年的作品只有少數把握了文學由感性出發的要素，為比賽而投稿的作品不容易感動人心。今年入圍名單：新詩〈夢，停跋〉、〈你留佇桌仔頂的紙條仔〉，散文〈望後冬〉，小說〈阿猴〉、〈毋捌ê〉。得獎名單：新詩〈你留佇桌仔頂的紙條仔〉、散文〈望後冬〉、小說〈毋捌ê〉。

原住民華語文學 質地有異彩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評審會議在7月22日舉行。評審委員有瓦歷斯·諾幹、里慕伊·阿紀、李永松、董恕明、陳芷凡，此波疫情之前甫從愛荷華國際作家坊訪問回臺的瓦歷斯·諾幹受諾選評的主持。

原住民書寫一直是臺灣社會重視的文化議題，透過作品的輯錄，往往可以發現

原住民朋友的情感表達、語意世界、邏輯關聯擴大吾人對語言的認識。印證了語言來自生活，語言不僅僅只是文字的形式。今年度的原住民華語文學投稿22件，為去年的11件剛好成長1倍。入圍名單有：新詩〈颱風後的明隧道〉、〈有光的地方〉、〈Tmmyan〉，散文〈背著星夜行走〉、〈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教會我的事〉，小說〈Puniq Utux〉、〈高高在下〉、〈瑪沙給〉。得獎名單：新詩〈有光的地方〉、散文〈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小說〈Puniq Utux〉。在產生創作獎的決審階段，評審曾有原民書寫究竟以模仿華語或展現特殊性為好，而有深刻交鋒。文學藝術的核心議題往往只能透過實踐才得以自證為真，原住民文學創作的討論不時產生「大哉問」的火花，與會記錄獲益良多。

今年的臺灣文學獎4種創作獎項，在本文結語之後，行將頒贈獎項給27名入圍及10名得獎者。這些創作都是文學世界的基礎，創作過程必須忍耐孤獨與冷漠，謹雜錄點滴並祝福得獎及未得獎的書寫朋友，以文學九倍券做為伙伴之間的謔語。

2020 臺灣文學獎創作獎 得獎及入圍名單

● 劇本創作獎

得獎：馮勃棣《蘑菇》

入圍：徐瑋佑《竹蜻蜓》

張敦智《沈默是今 Cut Out》

● 客語文學創作獎

新詩——

得獎：傅素春〈無·在〉

入圍：林益彰〈紅紅个瀾濃——敬文人鍾理和〉

胡親仁〈三十七禮拜个徽章〉

王興寶〈放生桃花源〉

散文——

得獎：從缺

入圍：鄧榮坤〈兩分地〉

小說——

得獎：張捷明〈1945.問仙〉

林彭榮〈啞伯个田〉

入圍：葉國居〈撞走〉

曾俊鑾〈馬仔山下个秘密〉

劉玉蕉〈阿滿〉

● 臺語文學創作獎

新詩——

得獎：杜信龍〈你留佇桌仔頂的紙條仔〉

入圍：陳俐雯〈夢，停跋〉

散文——

得獎：林連鐘〈望後冬〉

小說——

得獎：陳正雄〈毋捌ê〉

入圍：王永成〈阿猴〉

●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

新詩——

得獎：邱立仁〈有光的地方〉

入圍：黃璽〈颱風後的明隧道〉

游悅聲〈Tmmyan〉

散文——

得獎：程廷〈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

入圍：潘貞蕙〈背著星夜行走〉

游以德〈教會我的事〉

小說——

得獎：陳宏志〈Puniq Utux〉

入圍：劉柳書琴〈高高在下〉

潘鎮宇〈瑪沙給〉



植有木瓜樹的 北埔文學地景

——龍瑛宗文學館開館紀實

| 文學筆記

Opening Note: Ying-Zong Long's Memorial 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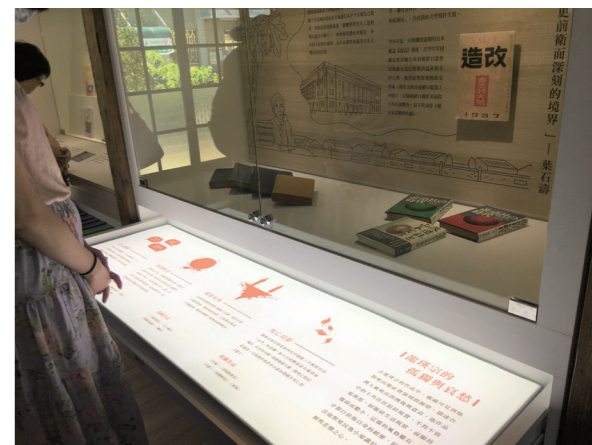
| On Notes



龍瑛宗文學館一景。

Text by 楚然（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龍瑛宗文學館前身爲日治時期北埔公學校的宿舍，是新竹縣政府歷史建築，利用前瞻計畫 2500 萬元，歷時三年修復完成。選擇在 8 月 25 日開館，是因為當天適逢龍瑛宗一百一十歲冥誕，主辦單位懷著替龍瑛宗先生过生日的心情，邀請北埔國小合唱團、北埔國中醒獅團表演，舉行盛大的開館儀式。



館內的常設展，說明龍瑛宗的小說特色與文學生涯。

龍瑛宗文學館的現址，即是他的文學啟蒙之地。根據龍瑛宗富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夜流〉所寫，北埔公學校的學生時不時來找住在宿舍的成松老師，龍瑛宗也是其中一員。有次龍瑛宗看到宿舍桌上擺了一本短歌雜誌，才發現成松老師也喜愛文學創作。從此開始，龍瑛宗接觸到日本的《萬葉集》，開始尋找其他的詩歌集，就此開啟他的文學生涯。

展覽介紹龍瑛宗的生平、文學生涯、文學友人介紹等資訊，從這些展覽可以得知龍瑛宗的文學成就，以及如何與同時代的文學人士互動。館內主要有五個常設展，名稱分別是：「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1911 - 1999）的生平與文學故事」、「山城月影中的文學夢」、「孤單閃耀的文壇彗星」、「驛動人生」與「文友互動」。

除了跟臺灣文學史連結之外，館內展覽還強調龍瑛宗的作品跟北埔的在地連結，並提及龍瑛宗的客籍身分。未來館方也會有相關的走讀活動，帶民眾理解龍瑛宗筆下的北埔。

此外館內一隅，還放了一張藤椅與書櫃，模擬獲獎之後，龍瑛宗在臺北的書齋接受媒體採訪的情形。書櫃擺滿龍瑛宗先生的藏書，如新潮社《世界文學全集》、春秋社《世界思想大全集》，雖然這些書都是再製品，但從書名、類型可以想見龍瑛宗對知識的熱情與驚人的閱讀量。

文學館的庭院種植了幾株木瓜樹，是爲了致敬龍瑛宗成名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這篇小說獲得雜誌《改造》第九屆懸賞創作獎的佳作，成爲日治時期少數前進日本文壇的臺灣作家。小說描寫一名臺灣知識青年，面對殖民地的困境，精神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故事。龍瑛宗的得獎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地點發生在南投，獲獎受訪的地點則在臺北，如今文學館成立，得以將龍瑛宗的文學生涯的重要時刻，都收束在同一空間之中。

開館當天，館內播放愛爾蘭詩人伊娃·葛利芬（Eva Griffey）朗讀由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翻譯，龍瑛宗創作的詩歌〈在南方的夜晚〉和〈午前之詩〉的影片，擁有類似命運的島國，藉由文學得以相互理解彼此。除了來自國外的文學連結，現場也播放北埔客語創作歌手曾亞君為龍瑛宗文學館寫的一首客語歌〈He 不為人知的他〉。

清大臺文所王惠珍教授長期參與龍瑛宗文學館的設立過程，對該館後續發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北埔設立龍瑛宗文學館，具有歷史意義外，也是作家送給故鄉的禮物，與此同時，文學館也是一個「平臺」，不同的人都可以從中找到意義。喜歡老建築的，可以欣賞修復後的日式建築樣貌；喜歡龍瑛宗作品的人，可以從常設展進一步理解龍瑛宗的文學成就。文學館未來可以跟鄰近的北埔國小合作，推行相關的文學教育。

作家賴香吟曾提及龍瑛宗的早期作品特色，認為他關注到當時臺灣新興的知識分子，描寫這些人可能受過中等教育，但無力往高等教育邁進，面對種族、社會、家庭的阻撓下，逐漸絕望的過程。或許未來的臺灣知識分子，不用像前輩那樣孤身面對那些困境，龍瑛宗文學館是集結眾人努力的成果，也是臺灣文學的後援。

這座日式建築曾經是龍瑛宗的文學起點，也是他文學成就的總結。在未來，更多人會從這裡開始理解臺灣文學。

龍瑛宗文學館

地址：新竹縣北埔鄉長興街 8 號（北埔國小側門）



- 1 館舍周邊的木瓜樹讓人聯想到龍瑛宗代表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 2 龍瑛宗的藏書。

陰影與輕盈 無須爲人所知—— 呂赫若日記

| 拾藏物語 03

Heruo Lü's Diary

| NMTL's Archive
Select



《呂赫若日記》

Text by 鄭李宜頤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爲什麼挑這個藏品

一生爲臺灣文學窮盡心力，卻落得生死未卜，留給家人數件文物，包括文稿，被埋藏在荔枝園下，唯一的日記被保存，同時也留下其所記述的、發生過他生命中最爲重要的三年時光。

時隔多年，這本手記終於由他的家屬親手捐贈。

也許，我們可以從日記出發，爲這份僅存的紀錄說一則故事……

1942年，陰雨綿綿的秋冬之際，在大稻埕的「山水亭」。呂赫若先生又來與朋友聚會了。除了跟朋友聚會，呂赫若也在這裡談事情，或者獨自看書，尋找下一篇小說的靈感。

和以往談笑風生的心情不同，呂赫若壓低嗓子、眼眉間洩漏微小痛苦，「……芳雄病了。哭得特別嚴重，我……」。

彼時「山水亭」外的天色被雨霧染淡，彷彿呼應呂赫若的心情。但隨著戰事的腳步逐漸逼近，臺灣的文化界也要隨著國策起舞，浪漫的詩歌、小說漸漸失去發表的園地。集結諸多文化人的「山水亭」，這座文化堡壘還能持續多久呢？

或許，呂赫若痛苦的表情，除了擔心兒子的病況外，也在思考時局的變化吧。

幸好，呂赫若的兒子芳雄，挺過病魔的摧殘。

多次來到「山水亭」的人，都在臺灣文化史留下痕跡—《福爾摩沙》的張文環、中央書局的張星建、音樂家呂泉生……呂赫若坐在這群人物中，他的樣貌和氣質，總是能在人海中一眼看中。

1943年的春天，氣候逐漸變暖，對外的戰爭似乎也有斬獲。呂赫若來到臺中，即使下著雨，但「教化會館」依然高朋滿座，今天晚上是磯江老師的送別音樂會，大家除了送別，也期待呂赫若的獨唱。和去年壓低嗓子，哀戚的呂赫若相比，今晚的呂赫若健康多了，身子也厚實起來，他登台的穩健步伐、慎重的演唱，歌聲嘹亮，迴盪在舞台上。

那對微微低垂的眼簾—

觀眾遠遠凝視著鎂光燈下的全新演唱的音樂才子，歌唱結束，眾人起身鼓掌。爲了聽呂赫若唱歌，不少人在臺北搭火車來到臺中。而他總是讓身邊的人燃起莫名的熱情，或許有人聽完演唱，會買下他編輯的《台灣文學》，讀一讀才子在文學的另一面。

轉眼又到1943年年末，呂赫若這半年多有喜事，努力耕耘的小說終於受到吳新榮、高見順幾位作家的認可。但關於歌唱的事情，似乎遇到阻礙—那年夏天，他的嗓子發了炎，本來隨「厚生音樂研究會」一同辦的獨唱，也因此取消。幸好經過數日休養，又可以重新發聲。

此時，德軍已從斯摩林斯克市撤退，時局逐漸緊迫。和戰況同樣不樂觀的是，病魔又纏上呂赫若一家，他的家人也接連染上膿瘡與傷寒。

好事是稀有的，呂赫若終於獲得了重要的「台灣文學獎」。然而，即使獲得許多文人夢寐以求的榮譽，先生仍是愁眉不展，又消瘦了許多。

無從化解的陰鬱冬季。十二月十二日，呂赫若主辦的《台灣文學》被政府勒令停刊了。

連呂赫若最後的救贖，也被國家剝奪了。

這一年的平安夜，在士林協志會上，呂赫若又登台表演。如果觀眾知道，這是呂赫若最後一次公開唱歌，會是怎樣的心情？如果呂赫若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

1944年的夏天，那時剛過了梅雨季，正是明亮的日子。晴朗得令人憎惡。呂赫若的小女兒緋紗子去世了。腦炎，在臺北帝大醫院只住了一個月，呂赫若殷切的期望和呼喚，終究也消逝在他力不能及的傷病之中。

也許是女兒過世帶來的打擊，或者是戰時的糧食不足，呂赫若的健康每況愈下，隨著天氣越來越寒冷，話也變得更少。即使國家牢牢盯著文學創作的內容，呂赫若還是開始撰寫一部以「星星」爲題的小說，希望能將無法忘卻的女兒的死保存下來，只是每一動筆，就無法抑制地哭泣。

戰爭是真的開始了。

十月十一日，在悲哀的氣氛之中，本島發布了警戒警報。緊接著晴朗的十二日上午，美軍抵達了臺北上空，發動了近乎沉默的空襲。

昔日文人薈萃的山水亭，即使因戰事而略顯蕭索，也仍未屈服停業。毛毛細雨自空中飄落，隨著轟炸帶來的輕柔飛灰，落在臺北城的每一個人眼中。張文環先生、王井泉先生，以及其他文人，臺灣文學接近山窮水盡、時局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仍斷續於山水亭會面，爲了必要的理想奮鬥。

爲了躲避空襲，呂赫若已經連夜遷回潭子老家。在鎮日消磨的北風裡，不知呂赫若是否正迎下直面而來的牛車，將那些沉實而必要的包裹，一件一件背進空蕩的大廳？

爲了文學理想求生的呂赫若，最終不知會抵達何處。所有所見所知只有，1944年的呂赫若，仍然對未來有著希望……



呂芳卿（右）將《呂赫若日記》捐贈給臺文館，由蘇碩斌館長代表受贈

作家呂赫若

呂赫若集作家、劇作家、聲樂家、教師、記者於一身，被譽爲「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1914年生於豐原郡潭子。1935年以〈牛車〉發表於東京文學雜誌《文學評論》。1944年出版的《清秋》爲日治時期臺灣作家唯一出版的小說集。他在1940年前往日本學習聲樂，參加東京寶塚劇團，回臺後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加入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並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臺文館於2004年出版一套兩冊的《呂赫若日記》，同時呈現「日文手稿本」與「中文翻譯本」，提供讀者從日記中認識呂赫若。

《呂赫若日記》捐贈臺文館紀事

臺灣文學重要文物《呂赫若日記》在呂赫若106歲冥誕之際，由呂赫若長子呂芳卿先生代表家屬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這本70年前幸未塵埋於荔枝樹、逃過時代劫難的日記，刻印著呂赫若的筆跡和心血，標誌著一代臺灣作家的精神圖像，也象徵著呂赫若的家人在長期暗黑的歷史陰影下的孤單和堅毅。因有呂芳卿、呂芳雄兄弟及家屬的託付和信任，使這本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物得以入藏，得到妥善的修復和保存。

在2018年在廖振富前館長的努力下，取得呂赫若家屬捐贈的第一批文物，2020年8月25日在文化部長李永得、促轉會主委楊翠、作家李昂、學者陳萬益、呂興昌等文學界來賓的見證下，由臺文館蘇碩斌館長代表接受文物。

《呂赫若日記》爲呂赫若於1942年到1944年連續三年以日文書寫之日記，70年來，家屬審慎保存這本唯一的日記，並在每年清明掃墓時透過日記追憶故人，有感於紙本保存不易，因此於2020年清明時經過討論，同意將日記捐贈臺文館典藏。（陳昱成整理）

「鄉土」在哪裡？ ——1933年 《臺灣新民報》中的論爭

典藏再現

In Search of Native-ity from 1933's Taiwan New Minpao

Collection



毓文，〈鄉土文學雜駁〉，《臺灣新民報》963號 1933年10月25日



Text by 林佩蓉 (國立臺灣文學館)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1933年《臺灣新民報》是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中，少數外國人捐贈的藏品，2000年由時任日本岐阜教育大學的中島利郎教授捐贈，當時他可是少數研究臺灣文學的日本學者，收集了不少日本統治時期下臺灣文學的作品、史料等。也曾編纂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雜誌總目·人名索引》、《臺灣時報總目錄》、《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臺灣人作家作品集》、《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等。重視史料文獻的他，與日本各地的古書店都維持著暢通的訊息，因此書店編纂「舊書目錄」，在他的眼底下總能看到重要的訊息。

在1994 – 1995年的某一天，中島利郎教授從東京神田川「神保町」古書店處，一如往常的收到舊書目錄，漫不經心的翻閱下，赫然發現「昭和八年臺灣新民報」等字樣，立刻向該書店訂購了該份報紙，雖非完整全年份，卻是至今未曾出現的相同年份的報紙。當時，國內外研究者皆以妻子匡所復刻的版本為主，所見到的都是1932年止。帶著詫異心情的中島教授，既興奮又激動：是昭和8年啊！一定要收存。翻了目錄上的價錢，數字如冷水澆卻了中島教授的熱情：好貴啊……。訂、不訂？買、不買……，勸敗與勸組的聲音在他的耳邊此起彼落。「在東京的書局的目錄上出現的貴重資料大概都已經被東京的研究學者馬上買走了……」就這樣在姑且一試的心情撥出電話，中島教授購得了這份共計153件的《臺灣新民報》日刊報。

接下來的這153件報刊所引發的效應，成就了一部《193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接近完整的收錄白話文與鄉土文學論爭的史料。1933年《臺灣新民報》5月2日788號起，時而連號時而斷續，「鄉土論爭」的研究之路被延長，所謂的論爭時間，從原本停止在1932年，又開始移動向1933年，至少到了1933年的11月29日，這份報紙的倒數第二號，還有1933年吳逸生以〈呈石輝先生〉，虛實交錯的搭建情境，灌入又酸又辛的言論，猛烈的批評黃石輝的言論。

再往前推一些，〈鄉土文學雜駁〉（963號，10月25日），鯁鯽青年廖漢臣以筆名「毓文」呼籲臺灣的鄉土文學千萬不能掉到只有臺灣人才聽得懂、看得明的小區域裡。「要讓臺灣人全體都能懂得，同時又要使中國人全體個個都能懂得的美能雙全的最高目的」，那麼要用什麼樣的語文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地？毓文所堅持的中國白話文，與其他戰有一樣，在鄉土文學論戰糾結不清，文體與內容，到底，我們的「鄉土」在哪裡？「鄉土」成爲一個名詞，有作家如黃得時認爲他是一個類型，是臺灣文學的一部份，但對於朱點人而言，到了1933年「鄉土文學」已經到了要「舉著輓歌的當兒」了。臺灣畢竟就是地方，臺灣話文就是只是地方語言。但是！地方難道不能成爲下一個翻轉全境的力量嗎？自稱是鄉土文學的運動狂，黃石輝不怕失去朋友的，揪著心持續站在擂臺上，向與自己一樣在意普羅大眾生活的兄弟：「鄉土在哪裡」。1933年153件《臺灣新民報》的編號裡，出現至少22篇討論：清葉、林越峰、吳逸生、賴明弘、貂山子、趙樞馬、廖毓文、黃石輝、朱點人等，你來我往，誰也不服誰，誰也沒傷害誰。

當中島教授再度翻閱起這份報紙，那是一甲子六十年之後，當年站在對立的各方卯足全力的身影彷彿再度活現，2000年，中島教授在黃英哲教授的引介下，將該份報紙捐贈給本館，2017年，這份報紙在專家學者的鑑定下，成爲國家文化資產的「重要古物」，153件報刊，十七年前飄洋過海來到這座博物館，如今已上一個國家的重要古物。殖民的歷史、研究的熱情，與論爭的運動精神，交會成萬道光芒，引領著現在與未來，臺灣文學的研究之路。

國立臺灣文學館 捐贈芳名錄 Donors List

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以記錄各捐贈訊息。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學者、出版社、民眾，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充實圖書室，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本館另致謝函，不在此備載。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

本季捐贈芳名：

捐贈人	捐贈概述	入館時間
辛文炳家屬	乙未1955年詩人節詩人大會照片	2020年2月
李筱峰先生	李步雲手稿、藏書等	2020年3月
岩上先生	含《笠》詩刊內之作品手稿等	2020年3月
鄭淑精女士	鄭家珍舉人、鄭却（藥珠）老照片等	2020年3月
陳長慶先生	《金門文藝》季刊、《失去的春天》與《秋蓮》手稿、圖書等	2020年6月
林皎宏先生	《河洛語彙》、《探源母語原稿》、《兒玉神社獻詠詩集》	2020年6月
呂芳卿先生	呂赫若日記（1942至1944年）、呂赫若藏書《增評全圖石頭記》	2020年7月

※更正啟事：本刊第67期「捐贈芳名錄」之刊載，闕漏辛文炳家屬、李筱峰先生、岩上先生、鄭淑精女士等4位捐贈名錄，謹此更正並致歉。

文物捐贈聯絡方式：國立臺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電話：06-221-7201 #2200
電子信箱：poeiong@nmtl.gov.tw



主辦單位 Organizer  文化部  指導單位 Adviser 國立臺灣文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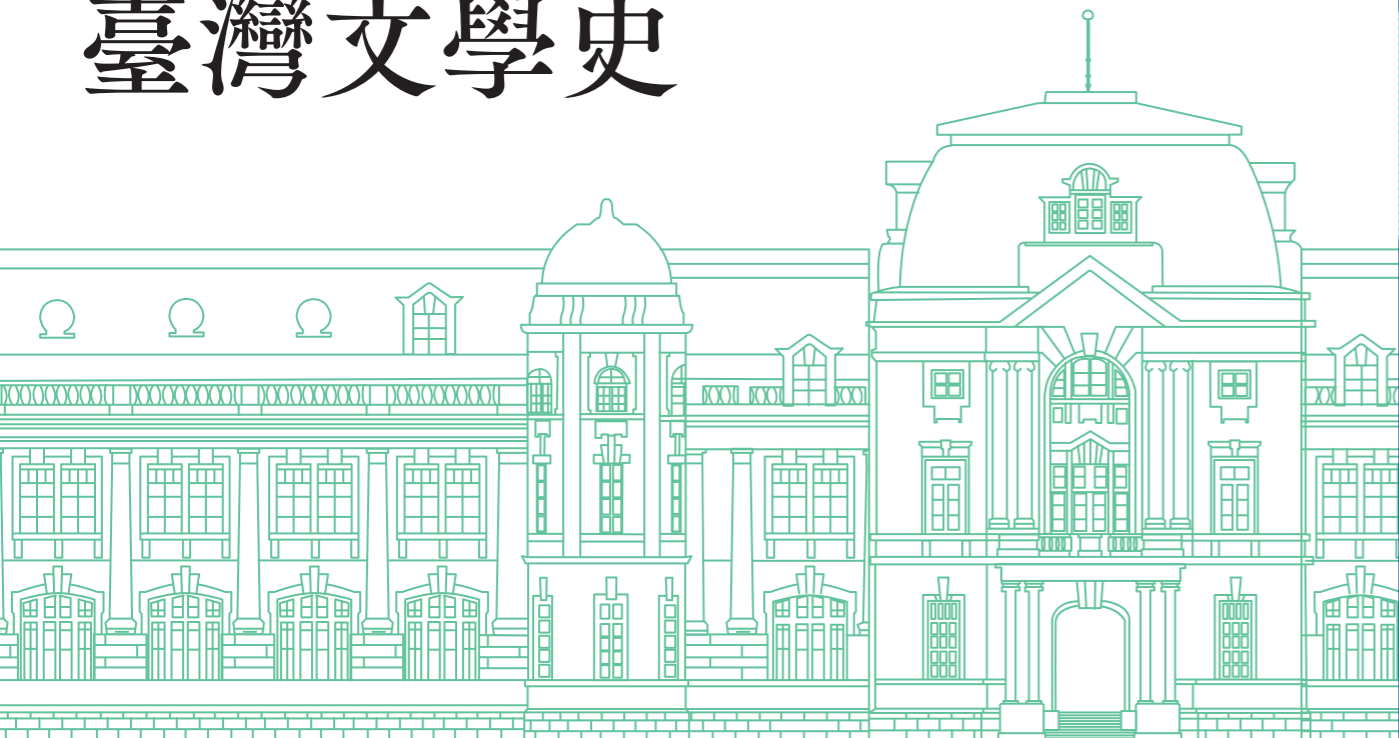
文學 書寫 LÁN 臺灣 力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常設展 Writing OUR TAIWAN

國立臺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No. 1, Zhongzheng Rd., West Central Dist., Tainan City 700, Taiwan (R.O.C.)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32期稿約

想像2010年代 臺灣文學史



2010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在跨國流動與網路世代的影響之下，出現多樣繁複的新面貌。當我們以現代主義想像60年代，鄉土文學的70年代，眾聲喧嘩的8、90年代，那麼過去十年的臺灣文學關鍵詞會是什麼呢？這十年間，臺灣社會內部的變遷與社會運動，如太陽花學運、婚姻平權等，媒體與傳播方式的改變，如社群形成、網路直播、文化創意產業，乃至文學作品的轉譯等，以及跨國的移動者與文化的交流，皆重構了臺灣的文化景觀與想像世界的方式。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與臺灣文學學會合作推出專題，邀請文學研究者共同來想像、回顧與重估2010年代的臺灣文學，以十年作為斷代，一同來書寫2010年代的文學史。

本次會議建議子題列舉如下，但不限於此：

- 1. 重寫文學史
- 2. 世代
- 3. 社群
- 4. 性別
- 5. 社會運動
- 6. 新移民工
- 7. 網路與新媒體
- 8. 跨國與跨領域

預計截稿時間 **2020.12.31**

詳見本館網站 <https://www.nmtl.gov.tw/> → 最新消息 → 徵稿訊息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檢索資料 http://journal.nmtl.gov.tw/opencms/nmtl_search
本學報收錄於TCI 資料庫，並獲得科技部評比為「人文學核心期刊第一級」。

不服 來戰

臺灣文學論爭特展

因為在乎

所以論戰

揪心吵架

忍耐聆聽

戰鄉土

「說話的時候已經來到
不見狼而叫「狼來了」、
是白癡
見狼而不叫「狼來了」、
是膽怯」
——多中

戰語言

「你們只是
「拾西方之餘味」啊！
——張我軍
「這座草叢中的破舊殿堂」、
建立新文學吧！
——張我軍
「地方要一地方的文學，
臺灣五州，
中國十八省別，
也要如數的鄉土文學嗎？」
——廖正興
來！頂天立地談鄉土
——黃石麟

「我們一起拆毀
「這座草叢中的破舊殿堂」、
建立新文學吧！
——張我軍
「你們只是
「拾西方之餘味」啊！
——張我軍

戰身份

「橋象徵新舊交替，
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
橋象徵一個新天地，
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
——歌雷

戰西化

「他們以為只有社會，沒有家庭；
只有群眾，沒有個人；
只有上意識，沒有下意識；
只有連衆人之事，沒有抒個人之情；
只有「怒髮衝冠」，沒有「淚濕青衫」」
——傅元敦
「其實他們不過是新一代的文化買辦而已。
憑藉外文能力的高瞻、理論的洋化，
於是便可以向中國大版工業時代的文學鴉片了。」
——唐文傑

「其實他們不過是新一代的文化買辦而已。
憑藉外文能力的高瞻、理論的洋化，
於是便可以向中國大版工業時代的文學鴉片了。」
——唐文傑

戰課程

「至少我們這些熱愛櫻花的日本人，
根本完全無法從中得到共鳴。」
——西川滿
「這是寫實主義。
蔬菜也長不出來。
稻子就
稻子就
稻子就
這就是寫實主義。」
——楊逵

戰課程

「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
呼籲謹慎審議課綱」
——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
強化臺灣新文學教材！
對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主張

「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
呼籲謹慎審議課綱」
——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
強化臺灣新文學教材！
對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主張

一零九 08.27

一一零 04.04

國立臺灣文學館
展覽室D

指導單位 | 文化部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文學館

廣告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國立臺灣文學館17週年館慶

2020 OCT.17

(SAT)

10:30-20:30

臺灣青年 防疫新生活

文學 解封 文協九九



蚊子電影院 Outdoor Cinema 生活市集 Market

仙怪遊行 Parade 文物捐贈感謝儀式 Ceremony

創齡藝術節 Creative Aging Festival 展覽 Exhibition 文學講座 Lecture

ISSN 2707-9813



9 772707 981005

(活動詳情請掃QRcode，如有變動以官網公告為主)

指導單位 | 文化局 | 主辦單位 | 國立臺灣文學館